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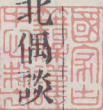


古木
高集
金錄



徐
磨
海
署

古夫于亭雜錄序



余居京師四十年前後撰錄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居易錄三十四卷既刻之閩刻之東粵矣辛巳請急
五月還都歷壬午癸未逮甲申之秋復有香祖筆記
八卷是歲冬罷歸田里迄明年乙酉續成四卷通十
二卷又刻之吳門余老矣目昏眊不能視書跬步需
杖白日坐未久卽欠伸思臥詎復勞神於泓穎之閒
以千老氏之戒然遣悶送日非書不可偶然有獲往
往從枕上躍起書之積成六卷無凡例無次第故曰
夫于亭雜錄

序

雜錄所居魚子山下有魚子水酈氏所謂瀧水又西
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
泉口卽陳仲子之所隱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
名之漁洋老人自序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

漁洋山人王士禛氏圖

盤山釋拙菴詩宋牧仲中丞於吳中一日會滄浪亭

唱和裝字韻拙菴以通首黏連不諧遂押衲裝近讀

唐人李羣玉惱僧自澄詩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

莫遣春風裏紅芳點架裝則裝字從木作去聲唐人

用字必有據依惜向來未之知也按裝裝本作髦塗

萬洪始改今字從衣髦與裝音同

釋覺範文字禪跋蘇叔黨書云叔黨行草皆蟬蛻塵

夫于亭雜錄 卷一

瑤筆法亞乃翁惜其早世不秋邵陽儉上人攜此帖

見過儵然如見其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

不勝清絕又跋本上人所畜小坡書後云雞蘇本草

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

私議坡誤用雞蘇為紫蘇可發一笑予將發鸞溪上

人出示此軸筆勢飛動學坡而未臻坡嶮處政如馬

巷中遇王謝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觀

此則知小坡不獨工詩賦而書法亦不媿家學矧其

忠孝大節尤卓然者哉黃氏日抄云覺範本是醫士

寂音石門文字禪有云何忠孺家有石如研以水灌之則枝葉出石間如叢桂狀亦奇物

世但知東坡善畫枯木竹石寂音集中有東坡畫應身彌勒贊云相傳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於少游之家則坡老亦工畫道釋人物也

今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水經注泚水又東南經

干言山一統志衛風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卽此地也

志東郡有發干縣今觀城縣曹氏曰卽所謂干路史衛縣

南有干城詩所云出宿于干者或以爲今之順德或

夫于亭雜錄

卷一

二

以爲今之東昌或以爲今之開封孔氏云衛女所嫁不知何國諸書參錯不同如此未可據依也

豫章徐世溥巨源以古文名家余素愛其文中間諸

葛武侯論一篇持論甚謬余旣著說以駁之其集末

詩話一條云王劭冬夜對雪詩隔牖風驚竹開門雪

滿山云使先讀唐詩後看六朝掩姓名而閱之鮮不

以爲左司者此右丞詩而巨源以爲王劭以爲六朝

舛譌甚矣此亦如李君實不知韓退之山石犖确行

徑微一篇同一笑柄也

康熙三十年甯海州有木工十數人浮海至大洋忽沈舟其家皆已絕望矣閱八年乃俱歸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輩擊其四角入水至一處宮闕巍煥如王者之居曰此龍宮也王欲造宮殿而匠役缺故召爾輩至此無恐也尋傳王命令入亦不見王遂至工所各使飲酒一甌卽不飢渴如是八年不思飲食而工作不輟工旣竣夜叉復傳命爾輩久役於此今可歸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飲蜜漿一碗夜叉引入舟復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駛

天二亭雜錄

卷一

三

頃之抵岸忽覺飢渴乃覓酒肆飲食而舟中先已有錢數百千持以歸舟主楊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樹一株于洋中持以獻蓋亦龍王所酬也初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甯海人諸生馮姓春名字大年比歸訪之則馮得狂疾閉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舊相識者所言悉同楊名維喬字岱楨順治己亥進士以御史外遷口北道參議有廉幹稱

高邑趙忠毅公

南

高陽孫文正公

承

皆北方之偉人

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二公集皆吳橋范文貞公

景

刻於金陵子兒啟訪官畿南屬購二集僅得忠毅公
集十四卷已軼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記蓋其家藏

本也公詩長於古選頗有法度而又能自見其才思

惜近體軼不可見文尤長于碑版如吏部尙書孫清

簡公隴山西布政使王公述兵部職方郎中張公主敬

諸誌銘翰林侍讀學士吳公中行傅少傅兵部尙書李

公化兵部侍郎魏公允光祿少卿顧公憲諸裨於國

是之是非人才之枉直痛切言之可裨信史牧齋錢

公稱其文滔滔莽莽輪寫塊壘而起伏頓挫不能稟

夫于亭雜錄

卷一

四

合古法要其雄健磊落奔軼絕塵北方之學者未能
或之先也予謂讀其文居然有壁立萬仞之概

予作涪溪考頗搜抉僻祕如李易安二長句皆世所

未習見頃讀洪覺範石門文字禪有同景莊游涪溪

讀中興碑長句一首恨此書版行已久不及收入亟

錄於此以補漏略詩云上皇御天功最盛生民溫飽

臥安枕醉凭豔姬一笑適薄夫議之無乃甚長安遮

天胡騎塵潼關戰血深沒人哥舒臣賊不足惜要襜

國忠如膾鱗蒼黃去國食不暇賜死馬嵬謝天下反

身罪已成湯心奈何猶有譏之者取非其子又遽怒
靈武君臣無忤容何須嗚咽讓袞服自控歸鞍八尺
龍誰磨石壁湘江上揩拭雲煙濺驚浪龍蛇飛動忠
義詞顏元色莊儼相向與君來游秋滿眼閑行古寺
西風晚道人興廢了不知但見游人來讀碑

此詩與易安二

篇皆未佳但珍其僻秘耳

中州集詩石鼎夜吟詩句健奚囊春醉酒錢麤豪句
也然不如南唐吟凭蕭寺旃檀閣醉依王家玳瑁筵
風調嫺雅予向謂徐文長詩欠雅馴者以此

夫于亭雜錄

卷一

五

唐侯甯極藥名譜人參曰皺面還丹齊芑曰賊參先
大父尙書公羣芳譜一條云馬忠諸病白鳳仙花連
根葉熬膏不論何症抹馬眼四角上卽汗出而愈
簾名鰕鬚人多不曉其義升菴丹鉛錄云爾雅以鱗
爲大鰕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於水
面鬚長數尺可爲簾洞冥記馬丹常折鰕鬚爲杖
故侯常某開平裔孫也鼎革後居湖熟種菜自給人
謂之湖熟菜其妻卽中山女也至是已先逝汪于鼎
度湖熟菜歌云腰圍寶帶盤羅珍笙歌叢裏暮連晨

頭戴箬笠手鉏土烈焰中日卓午昔人身未離朱
門自道心如游蓬戶今觀此翁殊不然早向朱門曾
晏眠天傾地坼身何惜蓬戶還容受一廡開門江天
直入座生涯况有鉏能荷耕砂耘礫代蓄畬細風飄
飄吹雨過霜根得氣乳膏蒸迸泥甲坼聲最清遶塍
顧盼色飛動栩栩黃蝶知余情一肩入市晨光爛道
塗所過香風散只數金錢莫問名買魚沽酒歸來慣
遙望鍾陵土一坏有時落日首頻回鳳皇已逐青冥
去無夢吹簫引下來

夫于亭雜錄

卷一

六

于鼎又作鐵券歎甚有史筆其序云明成祖卽位封
駙馬都尉王甯永春侯鐵券旌德民得之田閒券載
甯受通燕之謗拘繫三年靖難師至始得釋褒其始
終不改之節則其人可知矣○老農得券壠畝旁人
間因得瞻龍光琢鐵嵌金爲文章山河帶礪憑永長
一代舊制何輝煌惜哉名以靖難揚金枝玉葉同苞
桑豈導姬旦來輔王不然潛通奚所望華袞字字褒
忠良承家只道永流芳豈知隙影駒奔忙吹簫臺空
無鳳皇銅駝陌上隨淪亡此券流傳天意藏金鐵不

滅名彌彰

又建文鐘云天留正統還讓帝如以黍谷存陽氣歲
晚水霜律未回一綫微陽正藏閉我來深山憩古寺
瞥見孤鐘思往事風雷未敢信流言貴戚何當輕易
位麤砂磨治碑版文烈火銷融金鐵製普天盡易洪
武年何處還稱建文歲其時鉤連盡十族斷支交首
盈衢市輕生不乏有心人百年猶爲存苗裔赫赫雷
霆九天怒威有難加勢難至正學綿綿一子遺孤鐘
歷歷半行字天軸地維未傾折萬古千秋此維係

夫于亭雜錄

卷一

七

革除一案萬古公憤右二篇發揮痛快故備錄之于
鼎新安歛人余門人也其息廬詩集余所論定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會試總裁官止用二員吏部左
侍郎李錄予工部右侍郎彭會淇房考皆新差直省
督學科道官餘止部屬二人蓋所以杜揣摩之弊也
會試總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學士尙書爲之變
例自是科始

東坡於戰國之士獨取魯仲連顏觸而皆惜其未聞
道升菴以爲名言今吾邑錦秋湖上有魯連陂有顏

觸墓

黃山谷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明王侍郎損仲惟儉作雕龍史通二書訓故以此二訓故援據甚博實二劉之功臣余訪求二十餘年始得之子孫輩所當寶惜

程孟陽嘉熾常選元遺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觀其去取率不可解卽如劉迎無黨之七言古詩李汾長源之七言律詩乃集中眼目雖北宋作者無以過之顧多從刊削所收反叢脞不足觀牧齋先生稱其夫千亭雜錄

卷一

八

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髓然歟否歟于鼎以此書寄余求增刪重刻之余謂存而不論可也唐人常侍言旨記明皇遷西內事云出朱崖太尉所續程史朱崖者贊皇公也宋岳侍郎珂著程史蓋襲取贊皇之書以爲名字

常疑漢武殺鉤弋事不可解或以爲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鉤弋夫人從幸甘泉告上曰妾相運應爲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而卒香聞十餘

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冢開視惟衣履存乃爲起
通靈臺於甘泉據此則鉤弋去來皆非常人常理安
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語邪

康熙四十二年

恩詔耆民百歲者給與銀兩建坊甘肅巡撫題報三
人甯夏右衛莫進忠一百三歲肅州衛于國良一百
歲秦州李剛一百四歲

邑耆民劉才旺者少曾爲先伯祖大司馬公圍人

康熙乙酉年一百八歲尙無恙一夕其子某與數客

夫于亭雜錄

卷一

九

飲榻前才旺已臥亦引滿自歌一曲復引滿又歌如
前凡三釂歌亦三闕遂鼾睡明晨視之已化去矣雖
本廝役亦達人也

唐于頔以樂府有想夫憐其名不雅或曰南朝相府

有瑞蓮因歌爲相府蓮

或是因王儉蓮幕事耳

至今詩有相府

蓮頔所改也余昔與鄒程村

謨

同定倚聲集長調有

秋思耗者余嫌其名不雅改爲畫屏秋色今詩餘遂

有此名余所改也

平原董默菴

訥

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總督有某

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爲感動舉坐訝之
某出旋造大冶相余侗廬

國柱

入門揖起卽大笑余驚

問之對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釘也京師傳之皆惡
其反覆未幾罷官

平原高苑城晉甯州刺史辟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
十株高苑吾縣鄰邑也竟不知白銀樹何狀按洞冥

記影娥池北鳴禽苑有青金樹皮閒有屑如金西京
雜記上林有白銀黃銀樹各十株

陸魯望詠木蘭花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

夫于亭雜錄

卷一

十

此花身迷異記七里洲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

洲中

或以爲李義山詩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貢珊瑚婦人命植殿前號曰女

珊瑚

京師極貴鹿尾余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

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劼李騫在中

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餚之最劼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

竟闕載籍騫曰鄭氏稱益州鹿痿但未是尾耳觀此

則自南北朝已貴之倭烏魁切弱病也
鹿痿之義未詳

余常謂唐宋詩人馬戴爲冠其行誼亦不可及據言
記戴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流連數月但詩酒而
已忽一旦大會賓友出棠家書授之啟緘乃知潛遣
一介卹其家矣此事亦古人所少

唐相楊收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
精巧云是于闐王內庫中物周時渠胥國獻玉駱駝
高五尺

今人誤以弈棋爲彈棋固謬然彈棋之制終亦不解

天二亭雜錄 卷一

十一

廣記云今彈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
先立一棋於局中餘者閒黑白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曹子桓云昔京師妙工有二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
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國史補唐有吉達高越藏鈞
亦謂之意彊亦曰行鈞見庾闡賦其制眾人分曹或
有奇則往來於兩朋謂之誡鴟亦曰飛鳥誡吾何切
吟也說文

嘉言也
與哦同

唐文宗一日問宰相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竟是
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也真誥有斲栗金

跳脫是臂飾又宣宗常賦詩上句有金步搖遣求進士對之温庭筠以玉條脫爲對宣宗賞焉二事皆見

唐小說或是一事而傳聞異辭邪

上條出盧氏雜記下條出北夢瑣言

吳道子畫鍾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時稱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黃筌謂曰若以拇指搯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以絹素別畫一鍾馗如昶指并吳本進納昶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夫于亭雜錄

卷一

三

不敢輒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始得其精義所在

昔在郎署有龔萬二郎中同舍相狎龔長身而萬短小一日同僚畢會龔復以短小爲謔萬徐曰左氏云筮短龜長殆爲兄發耳一座大笑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滿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

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蓋又不獨文章爲然
唐邊鸞攻丹青尤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晚
客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至

畫斷

朝野僉載云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蜘蛛齧者用
雄黃末傅之筋斷者取旋覆花絞取汁以筋相對以
汁塗而封之卽續

廣五行記云絳州一僧病噎都不下食遺命弟子開
其胸喉視有何物如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似魚有
兩頭遍體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以諸毒藥內之藥
夫千亭雜錄

卷一

七

悉化爲水一僧以藍靛致鉢此蟲恇懼遶鉢馳走須
臾化爲水矣故世傳以靛水治噎疾此與余香祖筆
記所記鵝血治噎相類然鵝血試之亦不甚效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俱以進士
明經入仕生獨魯鈍年已壯不爲郡貢發憤笈數百
編隱晉陽山中旬餘有翁衣褐造之謂生曰子志甚
堅老夫雖無術有補於卽君幸一謁我耳且曰吾段
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遂往山西
尋其跡果有椶樹甚茂生曰豈所謂段氏者乎遂以

鋪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肖翁形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豁然明悟目所

覽書盡能窮其奧歲餘明經及第

宣室志○按字書椒舉雅切音賈

畫家畫古人圖像皆須考其時代如冠冕衣褶車服之類一有舛誤杜撰後人得而指之詩賦亦然宋史繩祖學齋佔畢稱杜牧阿房宮賦煙斜霧橫焚椒蘭也二句尤不可及謂六經止以椒蘭爲香楚辭言椒漿蘭膏亦然若沈檀龍麝等字皆出於西京以後近世文士作媿好怨明妃曲而引用梅妝蓮步更爲可笑此皆齊梁閒事漢時甯有之邪故知作詩賦作畫皆貴考據典故乃不貽譏後人

宋政和初定命婦入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安人見佔畢

佔畢載漢西京時南宮寢殿內有醕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塹非甯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云見張茂先博物志此西漢墓銘之最古者

白樂天東林寺藏集唐末爲高駢取之宋真宗重令

繕寫裝潢送東林其龍門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存
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
本真院之經藏卽今本是也乃知右文好事不但真
宗

余觀宋景文詩雖所傳篇什不多殆無一字無來歷
明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絕少宋人詩何可輕議
邪

宋初上元中元下元京師皆張燈上元御乾元門中
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見春明退朝

夫子亭雜錄

卷一

五

錄

科場舊例凡兼作五經文字者以違例貼出惟順治

乙酉

龍飛首科膠州法若真黃石以五經疏請

上裁

世祖皇帝特恩准作舉人仍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

士入翰林此後至康熙戊辰始有查嗣韓

余太學門人林

文英二人亦經御史疏請

特賜進士查榜眼及第林選庶吉士壬午京闈又有

莊令輿命長策二人亦疏請

特賜舉人遂有

旨以後願作五經文字者聽乙酉各直省習五經者驟多順天解元張南齡陝西解元王承烈皆五經而吾山東中式者亦三人可謂盛矣又第二場故事有詔誥二道乃具文自明相沿已久至是九卿議凡習五經并令全作詔誥直省進呈試錄增詔誥兩篇自康熙乙酉科始也丙戌會試第十一名李太滿洲人亦五經中式

夫千亭雜錄

卷一

六

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不獨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其享國三百餘年終食士大夫忠義之報宜矣

募民實粟塞下古有此例然宋時出粟賑饑不過補三班借職及將作監主簿而止頃自滇閩兩廣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始猶經戶部斟酌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饗等事則漸汎濫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卽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後于振甲爲運

饒都統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鈐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卽得補授不惟知府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冗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募職佐貳等官予時爲戶部侍郎謂諸公曰 朝廷不可失大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慎之於將來耳眾以爲然

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厯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

夫干亭雜錄

卷一

七

紫參可斷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宋李遵勗本名最尙長公主真宗御筆加遵字使升爲其祖崇矩之子以父繼昌爲兄此最無義理後竟爲例至神宗始降手詔述英宗治命停罷之見燕翼貽謀錄

李文正昉爲相爲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陳畱郡君謝氏請以郊祀覃恩追贈太宗嘉之詔贈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封贈本生父母之始王沂公會歐陽文忠公修皆幼育於叔父祈恩追贈此又

宋朝忠厚立國之一端也

宋制京師置大宗正司其後又於西京置西外宗正

司南京

今歸德府

置南外宗正司殊非理體

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

宣懿趙少卿張尙書余尙書爲修撰曾魯公趙龍圖

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宋集賢

次道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

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開景文

以修慶厯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揚皆

夫千亭雜錄

卷一

文

補外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

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公南遷開

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

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厯志將卒業而梅聖

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近修明史

初以徐閣學立齋

元

爲監修翰學葉訢菴

方

講左庶子

張素存

王

書爲總裁分撰者數十人後或遷官給假去

勿論撰修官卽總裁亦遷替不恆最後乃益以熊相

國青岳

賜

履首尾二十餘年成書之難如此蓋事權不

專其在宋時已有然矣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皆成於一家父子之手故其書千古不朽而成書亦易惟專故也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於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畱二十年帝命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當生紀年遂造新曆頒行知宋時曆日皆載兩周甲子今亦可仿而行之

今六部都察院公署吏戶禮在禁城之東兵部工部在三部後街之東皆沿明舊惟三法司及兵部督捕

夫千亭雜錄

卷一

九

侍郎公署與太常寺在禁城之西刑部乃明之鎮撫司署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前代通政司題名碑尚在而本署題名反爲闕如近都察院刻順治己來掌院副院以下題名與前代通政司題名對立於正廳之東西而刑部無之督捕裁歸刑部公署亦廢矣余昔由副都御史遷督捕侍郎由戶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由左都遷刑部尚書皆在西故詳著之

宋太宰牧仲

翠

寄近所著筠廊二筆中一條云四明

周岷公盛曾於人家見一螺貯水中別取水一盂入鹽少許置螺於內則螺殼自開飛出一蜂高尺許蜂尾一線綴殼中飛舞良久以螺還納原孟蜂卽縮入其理殆不可曉

又云福唐葉文忠公有白玉觀世音一高尺餘脣朱髮漆相好天然不假人力宜興故相家一白玉太真妃睡相乃宋製近爲武林一貴人購去

宋時學士院賜御書玉堂者有二前則太宗賜蘇易簡後則高宗賜周麟之

夫千享雜錄

卷一

辛

國老談苑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爲徐騎省對宋太宗語與他書所載不同

上常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

賜內外諸臣士禎二十年前亦蒙

賜按此三字本呂本中居仁官箴中語也

余昔在京師有答宣城梅耜長

庚

送木瓜詩云作貢

當年事已陳煙林搖落重含辛之句陸冰修

嘉

施愚

山

閩

章諸公皆次韻陸用受辛字按宋景文公筆記云

鉢擣辛物作齏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佳味古說齏曰
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蓋楊德祖解黃絹幼婦
外孫齏曰之語

同年汪鈍翁晚刻類彙字畫多用古文時人亦有

效之者宋景文云吾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
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
怪物要之亦有所不必也

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

其文錄議論純正節錄數條於此

夫于亭雜錄

卷一

三

論鄭衛二國風曰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爲淫泆之詞
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
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
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說至於將仲子遵大路有女
同車山有扶蘇籟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墀風雨子衿
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古註皆有事証可據而朱子
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
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卽所
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

而存其詞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於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邪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辯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中溱洧男女戲謔之詩蓋亦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可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習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乃取而補之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

夫子焉雜錄

卷一

三

按左傳韓起聘鄭鄭六卿餞於郊宣子請皆賦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詩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歎其爲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終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漁洋山人王士禛

余每怪新唐書不載詔令往往不詳事之首尾筆記一條云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鞀鼓乃知其刊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見若陸宣公李衛公論事之文何嘗非對偶但須分別觀之耳

景文云唐蘇廷碩朝覲壇頌有乚虞氏字翰林校讐官輒點乚字側云疑不知乚卽稽字愚按今召仙決夫于亭雜錄卷二
休咎曰乚俗語卻近古

筆記云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鉉中朝爲郭忠恕錯爲說文系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愚按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歙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吳中甚古雅惟說文系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預知南唐宋初事邪疑是傳寫之譌

余再使蜀於綿州山中見羣鹿賦詩云遠遊忽憶楊

岐語只有渠儂得自由用宗門楊岐方會禪師語蓋
自言行役萬里不及鹿之飲食止息得自由也余兒
啟涑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
曰由鹿可謂工切能押險韻宋景文云率鳥者繫生
鳥以來之名鬪鬪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
鬪字鬪蓋與罔字媒字義同

景文云焉木鳥名爲猴名愚按此二字多以爲單名
如漢有劉焉苻秦時有李焉今秀水徐閣學勝力嘉炎

本名徐焉唐有丘爲南唐有江爲張爲余門人御史

夫于亭雜錄

卷二

二

溫爲皆是也然終未雅馴

又云老子云無物之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
象圖之又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愚按今生象滇南常
貢何希見之有且詩云元龜象齒不應戰國時反不
見生象也

又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訝謨定命遠
猶辰告安石以爲有雅人深致愚按玄與之推所云
是矣太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指

又云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減稽叔夜
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愚按左語豪矣然他人可到稽
語妙在象外六朝人詩如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
及謝朓何遜佳句多此類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
○顧長康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兼可以悟畫
理

夫于亭雜錄

卷二

三

蔡邕集有劉鎮南碑卽劉表也按獻帝初平二年夏
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庾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
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
是已十六年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邪碑又云
太和二年葬於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按丕以建安
二十五年篡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
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
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

武則天耐葬乾陵過客有譏毀謔浪者輒報以風雷

之異丙子余再使蜀過廣元縣縣古利州武所生處
江干黃澤寺有則天尼像余投以詩云鏡殿春深往
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堦瑤光寺持較金輪
恐未工蓋用雒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堦之語以
譏之也是日風平浪靜更無風雷之變余笑謂則天
虐焰獨能施於乾陵而不能神於利州邪抑薄余詩
爲不足較邪

五木呼盧世但知有劉毅耳潘氏紀聞云骰子飾四
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戲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
夫于亭雜錄 卷二 四
勝上連呼之骰子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
力士令賜四緋遂不易云

馬嵬乃人名於此築城以避兵因名見景安征途記
學圃謗蘇載之

杜詩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歷代名畫記紹正開
元中官少府監八年爲戶部侍郎喜畫鷹鷂雞雉談
寶錄云高力士父喪左金吾衛大將軍陸伯獻少府
監馮紹正二人於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己親人皆笑
之卽是人也

世以徐敬業賂竇王皆爲僧且老壽卽不知果然與否亦稍爲忠臣義士吐氣若一雪竇禪師而一以爲龐勳一以爲黃巢必傳會之以叛賊何也此真名教之罪人矣又雪竇寺誌辯黃巢墓云按巢傳唐僖宗乾符中巢寇浙東高駢擊破之後未嘗至浙東也及中和四年始爲尙讓所敗巢甥林言斬首以降安得有墓在雪竇山中邪而揮塵錄言雪竇山有黃巢墓邑官歲時遣祭之然則巢墓亦載在祀典邪如此不經之語固亂臣賊子所樂聞耳

夫千亭雜錄

卷二

五

王安石之姦文富諸賢皆爲所欺其預識之者惟蘇李二公耳然貴耳集所載安石初讀書鍾山一長老謂之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則此僧識之又二公之先矣又謂安石爲秦王後身不知因果何以應爾豈銜太宗之怨毒必欲亂其天下雖以眞仁英三宗之賢亦不能挽回邪秦王報怨而爲安石錢王索土而都臨安宋欲不南渡得

平

弇州卮言評中州集云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

情二語最確牧齋先生推之太過所未喻也

余極喜山泉翁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
之句池北偶談載之矣然不詳爲何許人閱壽光縣
誌乃知山泉名澄甫姓劉氏字子靜文和公珣之孫
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有直聲與弟淵甫范泉皆工
詩歸田後與馮閻山裕黃海亭卿諸老爲海岱吟社
其叔銳號西橋八歲通五經成化中以神童召見文
華殿以廕累官太常少卿與何李康邊諸公相唱和
有西橋集

夫于亭雜錄

卷二

六

舜殛鯀于羽山化爲黃熊入于羽泉是鯀旣爲熊矣
淮南子又云禹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慙之至嵩
高山下化爲石若然則大禹父子皆化熊不根甚矣
古傳記荒唐謬悠如此者甚多不可校舉

大名門人成文昭字周卜相國曾孫也寄陸務觀南
唐書宋槧本也凡十五卷與今刻十八卷編次小異
前有陸友私印陸友仁印燕處超然小印

張易字簡能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掖
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嵩山

苦學自勵食無鹽酪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
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
年歸南唐官終右諫議大夫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
臺采武德至寶厯論奏骨鯁者七十二事爲七卷曰
諫奏集上之見陸書本傳馬書不立易傳余撰長白
山錄偶遺之補錄於此

康熙丙子余奉

朝命祭告華山勳王山史待菴閱架上書有趙松雪
集乃先太師大司馬公較刊本遂告於主人攜歸先
夫于亭雜錄

卷二

七

太師所刻書甚多亂後惟文選刪注沈文端公

鯉集

尙存餘悉不可問矣得此如拱璧也

老杜玉華宮詩千古絕唱張文潛用元韻擲之作別

黃州詩自謂似之特其音節耳未神似也吾觀谷音

下卷所載臨江楊雲宋武帝廟詩雖不摹杜反得神

似此非深於詩者未易知也詩云溪聲答松風巨石

出老拳古樹不知名岌岌蛟龍纏

云

按宋武帝廟在

新淦縣四十里尙樂山山經云本禿女皇后廟禿女

少孤後母苦之令牧豕於波陂生藕因取食聚藕絲

結爲履靈鵠銜於武帝殿下帝異之取以爲后其說不經臨江府誌載之亦傳疑也或云唐光化中邑人劉輝以尙樂山羅公坑地形之勝剏爲廟址而設宋武帝像與禿女并爲一祠遂稱宋武帝廟要無所考據云雲臨江人

放翁筆記言王中父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天啟後竟陵派盛行後生倣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虛字成句往往令人噴飯不知宋人已夫千亭雜錄

卷二

八

有先之者矣

湘山野錄載冀公王欽若微時應舉過圃田爲令公邀飲大第明日跡之乃裴晉公廟也後以翰林學士使西川回至褒城驛將吏見騶導云是唐相裴令公來謁密告大用之期以晉公勲德品望何數百年後獨惓惓於欽若如此且宰相拜罷亦尋常事何與晉公事而僕僕預告之此或其門生親黨傳會造作之語傳聞失實而文瑩遂記之耳如唐小說載李林甫爲神仙事亦類此皆誕謾不足信

劉念臺先生周宗以御史大夫罷歸舍於逆旅身衣布

褐一童子侍側蕭然如田父野老鄞縣秦進士祖襄

亦能文之士初第南歸儀從甚都將入舍於正廳見

有一叟方危坐遣僕誰何之知為劉公急避去宋杜

祁公致仕居南京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郡導從呵

擁甚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公乘款段裘帽

暗弊二老卒斂馬側立道旁舉袖障面新貴問從者

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此二事頗相似少年得志者

當知此而杜劉二公老成典型尤可師法也淄川韓

夫子馬雜錄

卷二

九

史時有疏云劉宗周何物
么麼云云人笑之齒冷

同年劉吏部公馥順治己亥官刑部主事將假歸穎

川作詩別余及茗文周量曰緝有句云燕市酒人稀

未幾余作九日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馥見之笑

曰何相報之速邪

古者鬪將見於書傳者不一余已著之池北偶談又

隋書史萬歲傳萬歲成燉煌寶榮定擊突厥萬歲詣

轅門請自効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遣一

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榮定令萬歲

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此亦鬪將也

酉陽雜俎載北齊房君豹山池在濟南有詩云風淪
歷城水月倚華山樹云云初不詳何許人按隋書房
彥謙傳彥謙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力四時珍果口
弗先嘗乃知豹卽彥謙之伯父元齡大父行也

武人能詩史載沈慶之曹景宗而不知周羅暉按本
傳羅暉在陳爲太子右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率
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尙書孔範曰羅
暉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夫于亭雜錄

卷二

十一

日知錄云唐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玄宗泣曰
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棣王琰傳
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

日知錄崑山
顧絳甯人著

溫公家老蒼頭稱公曰君實秀才東坡教之始改稱
端明人謂東坡教壞君實家僕黃氏日抄云溫公初
獨樂園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
一日園子呂直納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呂直
初一井亭問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觀此二事溫公
平日修身教家可知近代權門豪僕如嚴嵩之嚴年

張居正之尤七視司馬公僕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
而其主人人品相業從可知矣

黃氏云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漢書李壽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典甚矣今相沿旣久知此者亦少

東坡以紫團參寄王定國詩拾得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凌倒景剛風披草木真氣入蒼夫千亭雜錄卷二
土
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纖虎豹鬣蹙縮龍蛇瘦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甯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曰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椹根往侑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皮日休謝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椹開時的定涵雲液廝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掇泉華從今湯劑如相贈不用金山焙上茶陸龜蒙和五葉初成椶樹陰紫團峰外

卽雞林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
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
書成動帝心

東坡小圃五詠人參一首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
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竅田此孕毓肩股或具體
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
青檉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相啟
上藥無炮炙齏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
糜身輔吾軀旣食首重稽

夫二亭雜錄

卷二

五

錢起紫參歌并序紫參幽芳也五葩連萼狀飛禽羽
舉俗名之五鳥花起故山道人蘭若豐此藥校書劉
公詠歌俾余繼作遠公林下滿蒼苔春藥偏宜閒石
開往往幽人尋水見時時仙蝶隔雲來陰陽雕刻花
如鳥對鳳連雞一何小春風宛轉虎溪旁紫翼紅翹
翻馨光貝葉經前無住色蓮花會裏暫畱香蓬山才
子憐幽性白雪陽春動新詠應知仙卉老煙霞莫賞
天桃滿蹊徑

周繇以人參遺柯古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

自紫團慚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段成式求人參詩少賦令才猶強作眾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按周詩殊劣伯言非抗字亦誤也元和中襄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并刃死之公自爲文以祭是歲進士撰義傳者十有三余兒訪官唐山令夜有盜警小僕紀綱以身衛主死之余亦爲文祭焉

帖黃二字前已引王文貞所云著之唐國史補云黃敕旣行下小有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此與今章奏

夫于亭雜錄

卷二

三

帖黃不同

國史補云天寶之風尙黨大厯之風尙浮貞元之風尙蕩元和之風尙怪

唐趙璧善彈五絃人問其術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此語與莊子相似

南唐徐知諤好蓄奇玩從粵商得一鳳頭彩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如生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以錢五十萬償之

劇談錄元和中進士李賀善歌詩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執贄造門賀覽刺遽令闢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慙憤而退按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治翻花痔立愈或以蘿蔔代瓜皮亦可○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瘡○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細辛白芷雄黃以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蛇

夫于亭雜錄

卷二

四

犬傷○鹽和油敷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黃連一兩酒浸曬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聞桂花香止曬乾用神麴爲餵作丸如桐子大食後以荷葉湯送下三十九治梅核膈○蜜陀僧滑石等分生薑汁調敷治腎囊瘡○金絲荷葉搗汁塗患處治蛇傷○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塗搽治小兒腎囊虛腫○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銅絲三分麝香爲末一分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爲末空心滾白湯下治痔○舊椽燒灰置瓦

上收火氣清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上

俱見
嬾記

橄欖解河豚毒槐花微炒與乾胭脂各等分同搗碎

水調灌亦能解毒

見輟
耕錄

新城東北有龐家湖亦名龐居士湖相傳以爲龐居士沈金處然不知居士何許人也陶南邨輟耕錄云相傳龐居士家貲鉅萬殊用勞神自念曰若以予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之無何有之鄉遂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總成證果卽此事也湖在錦秋湖之西

夫于亭雜錄

卷二

五

青沙河之東邑誌當補入

陳去非語人云本朝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
不讀者陳無己也見卻掃編如此議論殊不可解
陶南邨述歷代醫師列殷仲堪於西晉又分貞白先生陶弘景爲兩人疎謬甚矣

元人俞文豹稱其兄文龍駁諸葛忠武之言曰孔明之才謂之知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又龍泉葉氏習學記言論昭烈武侯謂其以一隅而抗天下與公孫

述相去幾何又謂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然以上當更有事又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此全不是議論又謂其於義利之際更宜詳處若其義不深其效不遠故材薄而功陋且與荀彧並稱凡詆諆忠武者無所不至若二子者可謂名教之罪人亦薛能之比與

葉氏論史記伯夷列傳云負芻吳光皆弑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於其朝况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夫于亭雜錄卷二云滅商夷齊奚爲而惡之云云以此尙論古人是長亂臣賊子之風短忠臣義士之氣其罪可勝誅哉

葉氏論晉人物首推溫嶠智以緯忠再匡晉室取與伸縮一本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才也一人而已此論得之

葉氏亟稱梁武帝情念在民精擇守宰拔舉人才不隔前後博雅通經精義不窮所謂游畋聲色玩好致敗之具色色無之不特江左所無秦漢以來語賢君者皆未易及此論亦自有見

葉氏謂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序詩者謂男女思不期而會余固疑其非是按孔子
引此以况程子然則凡詩稱美人皆謂賢者其於刺
淫貶色要須特有所指乃可從爾不然則彼何足以
污簡策而複載重出諠悉不已哉此論得之

書奕云小說載人參果亦有據大食王遣人之海上
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葱生小兒手足著枝
上不語能笑

書奕黃
秉石著

張橫浦家蓄犀帶一胯中有一月過望則見蓋犀牛

夫二亭雜錄

卷二

七

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韓蘇並稱余嘗考之退之非子
瞻比也李翱與韓侍郎書云如兄者頗亦好賢然必
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引拔之
矣若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爲之先
後云云由此觀之退之但喜附已者耳安能盡天下
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

元丞相伯顏使于闐國於井中得一玉佛白如截肪
高可四五尺

劉宋王惠爲吏部尙書兄鑿好聚斂惠謂曰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余嘗慕其人故從宦四十餘年祇守先人田廬惟增一別墅以其在山水之間耳

隋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此猶婦人之常也以太子勇多內寵則讒而廢之高顯賢相也其妾生子后聞而惡之屢譖於帝竟殺頰乃至諸王羣臣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一婦人之妒而其禍家國至此異哉

夫于亭雜錄

卷二

六

雙槐歲鈔記宣德癸丑諭改進士爲翰林六科庶吉士分兩等合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前此解學士縉亦爲中書科庶吉士

成化中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合疏劾內閣被謫時以言路風力北不如南爲之語曰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綿如羊九年考滿陞京堂蓋因淵徽二人發非謂例也

洪武初進會試錄止刻序文與執事官及中式姓名三場題目至乙丑戊辰始刻文見黃瑜雙槐歲鈔

華亭門人周庶常策銘寄元人揭曼碩泥金細書

金剛經工妙不減二王末題字云翰林國史院編修

臣揭傒斯奉敕焚香盥手拜書至治二年二月吉旦

明大理莆田林炳章有留耕園別業歿後建祠其中

子弟輩延師許國器讀書祠側萬厯己酉許科試不

錄無意秋闈暑月晝寢夢林告之云君今歲當薦賢

書胡不赴省試覺而異之果以遺才入試中式已未

登第又彭副使憲范諸生時讀書園中禱於神一日

坐桐下忽一葉飄墜其前有蟲蝕成文曰今科而舉

夫干亭雜錄

卷二

九

是年萬厯戊子果中式其弟某亦來禱復有葉墜下
其文曰子亦能科某喜頗自負後竟老於諸生其子
汝亨舉崇禎庚午科鄉試其靈驗如此此與九鯉湖
皆在莆而知之者少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闈興化府西岩寺發地得一穴

甃以巨甗甗上有花卉紋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

八月日作辟亭使闕中獲古鏡一古劍一金環數枚

環徑二寸劍脊有字土花剝蝕不可辨

徐巨源溥世云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

所有二千在叶音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雋永味之

不盡凡作六朝樂府當識此意故錄其語

古同官同姓者率以所居之地別之如西楊東楊南

楊東王西王直皆君子也劉文和翊劉文穆吉同居

內閣稱東劉北劉而邪正判然

知人實難文富司馬諸公不能預燭王安石之奸明

英宗以李文達公之歿諭王忠肅公使舉可任內閣

者忠肅薦五人而萬安與焉殆不可曉若焦芳能薦

劉文肅忠亦不可解豈以鄉里故邪

夫子亭雜錄

卷二

三

何左丞真初以義兵勦東莞賊王成陳仲玉等仲玉
就擒懸賞購成成奴阿巢伺閒縛成以出真如格賞
之而使具湯鑊烹阿巢此事與竇建德誅王軌奴事
相類光武愧此多矣

萊州府城東北滿家亭子有水石之觀地產石色理
如碧玉瑩如水晶可爲印章但苦質脆耳先兄考功
客萊時余寄詩云雁門石砮谷崑山玉子岡古人風
流入筆墨每恨道遠難攜將滿家亭子水清妙試采
瑤華來錦囊兒有答詩載集中南陽門人李鴻常貽

余墨晶印章色如點漆而溫潤如玉尤可愛余刻其
文曰茗柯有實理鴻名相文達公裔孫也

史載陳伯獻稱林文安公翰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

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卽之不知其爲賢智

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余嘗服膺

斯言竊私淑之而愧未能也

王文定道論朱子不取東萊讀詩紀一條最爲確論

今錄於此云東萊讀詩紀多是裁剪先儒成說擇其

理之正者用之閒有少出己見又皆謙退和平深得

夫子亭雜錄 卷二

三

詩人本意且恪守序說惟其甚難解處方以別義代

之亦不犯程子說書必非古義轉使人薄之戒學者

不可以朱子之言而遂輕視之也又曰朱子說詩大

意盡具於此然甚是偏拗恐不得聖人刪述本意馬

端臨文獻通考逐一辯之甚明切且使朱子見之當

心服矣

南渡欲諡刑部尙書王世貞爲文憲而孟津爲相力

沮之不識何意時同議補諡者高啟文愍周新忠直

况鍾肅惠陶魯襄靖王思文端王三善襄烈朱燮元

襄甯亦格不行

四川劍州有小廟祀鄧艾今欲告州守廢之而未果

追賦一詩云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

高適達夫

還焚董卓

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後閱唐彥謙

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

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三代之直古今人所見略

同也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夫于亭雜錄卷二

三

古夫于亭雜錄卷三

漁洋山人王士禛

邊華泉尙書集有送于利四絕句利吾縣人弘治己酉舉人官揚州府同知苑馬寺卿璧之子也邊詩云送君城南橋笑折城南柳歸來掩關坐皎月當窗牖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淒涼湘水曲窈窕白頭吟一別春城雨兩回秋月圓樽前不盡醉書札但空傳離腸似連環宛轉不可絕相送淮水秋相思燕地雪觚不觚錄云故事投刺通書柬面皆書一正字及萬

夫于亭雜錄

卷三

一

歷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初亦以爲雅旣而知其爲江陵諱也是正字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弇州先生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工部尙書畢公亨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早達十九歲今王方伯象坤中解元二十歲登第已上俱吾縣人方伯卽二先伯祖也○又異典述天順七年庚辰會試貢院災舉人死於火者九十人俱特贈賜進士出身內

榮華新城人

漁洋山人王士禛

弘治中太監李廣敗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言太監汪

直梁芳撓亂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李廣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奸諛蠱惑
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害而無所愬今
縱不追僇其罪豈可併置其惡黨漫不懲戒乎伏望
斷自聖心凡營求餽遺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云云
其言頗正乃正德初劉瑾亂政綵與焦芳首相比附
躡致通顯卒陷大辟身名俱敗貽笑千古前言竟自
蹈之何哉

正德中給事中屈銓祭酒王雲鳳先後疏請判定正
夫于亭雜錄 卷三 二

德元年以後現行事例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又請瑾
釋奠如魚朝恩故事銓不足言雲鳳號稱名臣乃亦
覲顏爲此何也雲鳳與喬莊簡王瓊齊名號河東三
鳳莊簡尙矣瓊與雲鳳何異華歆之龍尾乎虎谷集
詩文皆未成家然一時名流如石邦彥喬白岩儲柴
墟邵二泉王陽明韓苑洛五泉皆與唱和

中官張雄幼爲繼母所凌遂怨其父銳旣貴不與相
見同類或勸之雄乃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旣乃
相抱而泣此亦千古奇聞

錢甯家有祖母綠如來像白玉琴白玉琵琶各一

王甯波方田

崇義

筆談一條嘉靖甲辰榜諸公取其名

之相近者作一聯云蕭一鷗余一鵬羅一鸞何一舉以登科李九功方九斂金九成戈九章而作樂蓋以四人名轉合之其巧如此又乙未榜有勞姓者號原野爲屯田郎中時都木郎顧號一江同年也戲勞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順治戊子山東鄉試解元伊闕吾縣人三名連應鄭

夫干亭雜錄

卷三

三

樂安人四名綦汝舟高密人五名戚延錫黃縣人皆稀姓時謂之五花榜辛卯九十九名韓魏膠州人一百名柳燾臨清人時謂韓柳押榜及丁酉末二人王颺昌高密人謝某時又謂王謝押榜

杜牧詩小溪光汎汎宋黃仁傑詩汎月不虛爲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楊用修云汎怕平聲又丈加切按正字通普八切攀入聲爾雅西極于汎國汎西極水名又水相激聲韓愈詩獠江息澎汎與湃同張衡南都賦流湍投澱粉汎鞠軋注音八汎有平去入三聲

予少時有一聯云山雲遙變夏水草靜當軒汪茗文
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侍郎聖一獨云律詩一聯中
銖兩須字字相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予深服之又
予少時最好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幾千
里諸篇數數擬之董侍御玉虬規子云律詩須句句
做來可但騁逸氣予亦深服之此皆予五十年論文
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愴然聊記之以示來者

陸放翁詩扁舟繫著古梅林初以爲泛然語耳按宋
縉雲馮時行從諸朋舊十有五人攜酒具出西梅林

夫干亭雜錄

卷三

四

分韻賦詩林本王建梅苑樹老其大可庇一畝屈盤
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以舊時
愛酒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爲韻然後知梅林之
義蓋梅林卽所謂梅龍者也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
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
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鍊字鍊
句之法與篇法並重學者不可不知於此可悟三昧
丹鉛錄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允文事業從容了

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
多少而引小說高宗問馬騏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
有幾云按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以後時東坡之歿
久矣安得先有此詞誤甚矣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
載之略不駁正何也

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
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終未嘗爲思序注皆思
自爲以重其文按太冲三都賦自足接跡揚馬乃云
假諸人爲重何其陋耶且西晉詩氣體高妙自劉越
夫干亭雜錄

卷三

五

石而外豈復有太冲之比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
怨謗之口不足信也太冲吾鄉臨淄人

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
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張秀
改爲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
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
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
類也近餘姚譚宗撰唐律秋陽諸名家詩無不妄加
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黥劓如此

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爲東坡著謬甚不知何據按此書是宋初僧贊甯著

普曜經言太子薩婆悉達手七弓一發透七鐵鼓又一手執大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又發一矢穿過大鐵圍山誕妄不經極矣且如來爲人天師詎與孟賁烏獲角力耶何其鄙而無識邪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官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徽宗實錄高宗一日謂相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除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雁宕之勝上曰永

夫子亭雜錄 卷三

六

嘉地遠可以湖州命之高宗此事可謂憐才矣

王稱東都事略淹貫有良史才與曾子固隆平集頡頏上下然蜀志載稱父禮部侍郎賞著玉臺集東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則此書亦如遷固之史記漢書本於談彪邪但未得此書全本不知是百二十卷否稱於父書之外有所增益否稱亦不當沒其父之名掩爲已有也俟更考之賞眉山人

新津任淵字子淵常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集號稱博洽又摘山谷詩文爲精華錄按淵紹興元年

乙丑類試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任淵者新津
山名也

漢樂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鷺已下是也魏繆
襲吳韋昭晉傅元皆擬之率淺俗無復古意其詞尤
多狂諄如昭之關背德襲之平南荆元之宣受命惟
庸蜀等篇猖狂吠讀之髮指而左克明郭茂倩皆
取以附漢曲之後何其謬也無已甯取柳宗元謝翱
耳

文士之於先達遇合似有夙緣有不可解者如高陽

夫子亭雜錄

卷三

七

李文勤公之於曹祭酒頌嘉禾真定梁公之於汪刑

部季角懋臨胸馮文毅公之於陳舍人庚明玉柏鄉

魏公之於董秀才文友甯服膺讚歎不啻若自其口

出然諸君皆及門若文友與柏鄉則平生未嘗識面

而傾倒如此更可異也余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

神清不減衛叔寶少負雋才嘗注庾子山哀江南賦

爲時所稱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舉閣中諸老亟薦

之皆欲爲之道地蓋公論也元禮至京師而病病旬

日竟死豈非命乎是時文友已前歿而柏鄉罷相久

矣汪陳亦連蹇不遇惟頌嘉以中書舍人改編修累
官國子祭酒

宋初潘閔跡跡不羈然其詩實有可觀如久客見華
髮孤櫂桐廬歸初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風水
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右詩在唐
人中亦推高作

虞山錢先生云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
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
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

夫于亭雜錄

卷三

八

乃喟然而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
於華嚴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墻壁無差擇
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
議其工拙乎子由爲子瞻行狀云然則子瞻之文黃

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
於華嚴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爲
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爲極則孟氏
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也其庶幾乎此跋
論東坡語語破的諸家序論皆可廢矣余昔有題坡

集後絕句云慶厯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
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

錢先生題高忠憲公村居詩卷云存之今方爲御史
大夫踞獨坐雙籐倚戶外羣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
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數間何如也憶子
昔官御史大夫時退食謝客焚香掃地下簾讀書自
一二韋布故交以風雅相質外門雀可羅也然則執
法之署與菰蘆老屋豈有異哉試以質之忠憲必相
視一笑也

夫子亭雜錄

卷三

九

往在京師於卞中丞家觀袁安臥雪圖人物生動林
木籬落間積雪皓然鬚眉衣裘皆有寒色因憶宋真
宗常以此圖賜王欽若令至金陵擇江山最佳處張
之因置諸賞心亭太平佳話千載而下談之齒頰俱
芬不知卽此本否但以之賜欽若不免夜光暗投耳
數年來此畫往來胸臆欲賦一詩終不能成聊記於
此

先大父尙書府君明天啟中以儀制郎扈惠王之國
著翦桐載筆一卷載銅梁張襄憲公尙甫家藏清明

上河圖第二本後病中戒子孫曰此圖有名於世初本爲豪貴脅取賈禍他日有求者便可與之公歿後幾年中丞某宦於蜀以三百金檄銅梁令往求之公之子某如其所戒而返其直中丞得之喜甚再使銅梁令將命終辭其直不受令乃大張供具伎樂召公諸子姓宴飲盡歡而罷按張擇端上河圖曾入嚴分宜家所云豪貴者謂世蕃也肖甫之見過李衛公遠矣

予初以詩贄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其詩皆夫于亭雜錄

卷三

十

丙申後少作也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有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之句蓋用宋文憲公贈方正學語也又采其詩入所撰吾炙集方翁山自海虞歸爲余言之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予常有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龍門登處最嶙峋山中柯爛蓬萊淺又見先生制作新白首文章老鉅公未遺許友人閩風如何百代論騷雅也許憐才到阿蒙今將五十年回思往事真平生第一知己也

侍御傅彤臣

辰

余同邑同年也博雅能詩爲詞曲亦

有致順治辛丑請急歸康熙戊午應博學宏詞之徵
明年報罷往來滄州道中感秋柳賦詩二十首多可
誦身後著述散佚聊錄數章於此以見一斑云灞橋
橋畔美人居性慧能爲倒薤書一觀靚容頻問訊十
眉新樣近何如絕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
誰言青鬢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零露蕭晨半未
乾日高猶自怯輕寒連錢驄馬驕嘶過青眼樓頭帶
笑看殘照芙蓉溢頰紅珊瑚骨節玉瓏聰幾番眠起
夫千亭雜錄 卷三

七

嬌無力披拂偏宜少女風垂金小篆不曾譌葉葉紛
披撇與波截柳編蒲無用處祇傳新樣似元和靈和
前殿見丰姿成辭耽情寫豔詞九月受風秋色衰治
遊心醉麴塵絲拂堤又復映征帆折贈還宜女手摻
薄暮一番微雨後江州司馬溼青衫

東漢未有議郎張華與蔡邕同以博奧著在茂先之
前今人止知茂先著博物志耳右見從伯文玉

與籠

鵝館集惜不記出處

從兄孤絳

上純

咏新月詩云乍見一簾水回頭月抱肩

黃如浮醪酒瘦比壓琴弦孤絳少有叔寶神清之目
書法擅絕一時弱冠殉崇禎壬午之難

洪覺範作夾山本禪師銘云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
涉春緣碧巖花落宛然坡谷語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崑山

徐尙書健菴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

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

賃僧廊地粥故書小肆皆曰攤也又書賈欲昂其直

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粥銅玉審器則曰

夫于亭雜錄 卷三 十一

此經商丘宋先生鑒賞者謂今家宰牧仲榮也士大

夫言之輒爲絕倒

林子羽鳴盛集四卷其同郡邵銅所編銅作後序稱

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成化三年丁亥歲也按邵銅

天順間以御史言事忤權奸與張鵬等十三人皆左

遷知縣載葉文莊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盛云古人所作墓文碑誌敘述子婦者甚

少詳書其子之行實生卒及婦家之世出者加少也

惟歐陽圭齋於圭塘之父獨然豈變例歟圭塘者元

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許公有壬也予平生爲人撰碑版文字多矣率遵古法而世俗不知多以爲怪事至有詰其不書之故者蓋皆不讀書考古之過也

華陰王伯佐

宜輔

來求其父山史

弘撰

墓銘以文五峰書

驪山圖潤筆上方自題云萬曆乙亥孟夏四月以董

巨墨法寫驪山弔古圖蓋唐世遊觀勝地貞觀建之

天寶成之弔之者後之鑒也豈直區區楮墨之間哉

五峰山人文伯仁書時年七十有四子昔登驪山

之佳處在東繡嶺石養寺一帶林麓澗壑映帶如畫

夫子亭雜錄

卷三

三

而西繡嶺平曠但可造宮殿宜輦路耳故華清朝元

諸遺址皆在其處詳予秦蜀驛程後記

童子入家塾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

識不爲無補昔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余邑前輩

沈澄川

淵

先生幼時塾師夏楚之負痛投地師曰一

滾滾下地能對則貫汝公應聲曰兩登登上天師大

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入翰林官國子司業

予八九歲時先大父尙書府君召叔祖洞庭

象成

飲叔

祖豪於酒而工草聖有張顛之風大父顧予兄弟曰

醉愛羲之蹟予應聲對曰狂吟白也詩公大喜賞以
名人書畫扇謂先君曰此子必早成後順治辛卯倖
叨魁薦府君時年九十一猶及見之乙未成進士歷
官左都御史刑部尙書府君暨先君皆屢贈如其官
謝在杭肇湖與友人登張秋之戊己山酒闌徵古來干
支命名者如子午谷丁戊山丙穴之類而不及丁卯
橋癸辛巷漢宮之甲觀吳興之癸亭何也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泠爲第一惠山虎丘次之陸羽
則以康王谷爲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

夫于亭雜錄

卷三

古

遂以爲不易之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
內之水遠如峽中蝦蟇碕纔一見耳不知大江以北
如吾郡發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
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嘗作濟南水
記與雒陽名園記並傳惜水記不存無以正二子之
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泉次以
益都孝婦泉在顏神鎮青州范公泉而尙未見章丘之百
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嘗夢見予常題王秋史
萃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

意也

明世宗末年患喉閉江西一糧長運米至京以山豆根煎進立愈後徐文貞階病亦以此方奏效

余居易錄載奇疾數事又謝在杭云浙有士人一手指忽痛指甲間生珊瑚高二寸許氣成海市有人物城郭樓臺醫皆不識何症或以爲火也投以大黃而愈此與穆桂陽吏部晚年額上皮內腫起晶瑩中有一人騎驢往來終日不休同一怪症卽緩扁未必知也

夫于亭雜錄

卷三

五

宋慶歷時有宦官蓄一古鏡背鑄鬼形而其影在鏡中

明人小說載驛丞問楊文懿公官名洗馬日洗幾馬公答之云水東日記又載一事劉洗馬定之與兵侍王偉遇於朝偉戲劉曰吾太僕馬多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偉卽媼王振者也

日本國重儒書十三經而下無所不有獨無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輒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此理

之不可曉者余謂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於此猶見一斑歷數千年舛變如在也刺孟非孟之屬其亦可以不作矣

柴窑於陶器中最古流傳至今者碎片與金翠同價

亡友劉吏部公融體仁每自詡其詩文爲柴窑片雖諧

語亦有所本也

說文驢父馬母曰羸馬父驢母曰馱馱玉篇驢父牛母曰馱馱

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姬攜二女

夫于亭雜錄

卷三

夫

求脗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姬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別記於居易錄又傳中杜七聖與蛋子和尙鬪法斬葫蘆事見五雜俎乃明嘉隆間事皆非杜撰也

余少奉教於虞山婁江兩先生五十年來書尺散佚偶從鼠蠹之餘得兩先生赤牘手書不勝感歎謹錄左方○錢牧齋先生書三通○玉峰郵中忽奉長箋溫文麗藻曄如春華東風入律青雲干呂捧讀數過

笑繼以并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瓊瑤之報私心怍
營愧無以仰副德音也衰遲潦倒賣身空門舊學無
幾遺忘殆盡惟有日緇貝葉銷閒送老世間文字茫
然如前塵積劫門下散華落藻如卿雲在天有目共
覩老人未免棖觸童心鼓動習氣欲從蒲團上颺去
以此自笑耳近日詩家如稻麻葦粟今得法眼刊定
又有伯璣元覽其爲鑿裁廣陵當又築文選臺矣西
樵詩渴欲請教郵中都未見寄怒如調饑我勞如何
邗溝一水不能辦十日春糧趨侍鈴閣京江間阻便
夫于亭雜錄

卷三

七

如明河天塹可一歎也亂後撰述不復編次緣手散
去存者什一荆婦近作當家老姥米鹽瑣細枕藉煙
燼掌籥十指如椎不復料理研削矣卻拜尊命慚惶
無地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
敢以注杜自任今人知注杜之難者亦鮮矣可歎也
西江王子一苦心學四大家文字溘逝之後遺文散
佚倘得屬伯璣搜緝序而傳之俾此子不爲草亡木
卒誠藝林所仰望也貴門人便郵草率奉復老懷縷
縷都無倫次惟高明亮之○僕於君家季木兄有同

年同志之誼而司馬中丞暨令祖方伯咸以年家稚
弟畜我愛我松茂柏茂如草木之有臭味不但孔李
通家也陵谷改遷故舊寥闊東望岱宗未嘗不鬱紆
感歎頃聞門下雄駿絕出整翮雲霄鴻裁豔詞衣被
海內才筆之士靡不捧盤執匱願拜下風私心慶幸
以爲大槐以後復產異人新城門第大振於灰沈煙
燼之餘禽息之精陰慶在季木可知也舍甥北還復
示大集如觀武庫如遊玉府未敢遽贅一言於簡端
丁老繼之枉過言門下駐節水亭討論風雅風前燭
夫千亭雜錄 卷三

大

下睠念衰朽以爲孤竹老馬猶能識道不惜過而問
焉禪力未固獵心復萌繙閱再過放筆爲糠粃之導
良以古學日遠流俗波靡如門下應半千之運蒼豎
穎發回澣狂瀾鼓吹大雅故敢傾吐樸學申寫狂言
直道其所厚望於門下者此時稂莠一區烏鼠同穴
聞僕之言必將羣喙爭鳴眾口交詛區區之意但得
以片言自效於高明斯世有一人知已豈復與軫才
小生爭寔藪於鼠穴哉序言草略有懷未盡扇頭古
詩一章聊當百一邦溝京江盈盈一水貧病屏跡投

老荒村東風解凍尙期衰糧襪被奉扣鈴閣庶幾樵
蘇不爨明燈永夕上下揚扞成千古佳話耳君家羣
從比復何如季木兒郎得免負薪否牘末附問不盡
馳念○餘生暮年銷聲息影風浪警起突如焚如介
恃天慈得免要領噩夢已闌驚魂未惹遠承慰問深
荷記存惟有向長明燈下炷香遙祝而已伏讀佳集
泱泱大風青丘東海吞吐於尺幅之間良非筆舌所
能贊歎詞壇有人餘子皆可以斂手矣老耄叢殘仰
承推許三復德音慚懼交并軫材樸學本不敢建立

夫千言雜錄

卷三

九

門戶厠足藝林幸奉先生長者之訓稍知撥棄俗學
別裁僞體采詩餘論聊示發揮遂使謠詠紛如彈射
橫集俗習沈痼末學晦蒙醯雞非猿良可愍歎日星
在天江河萬古歐陽公有言豈爲小子輩哉八十老
叟餘年幾何旣已束身空門皈心勝地義天法源日
夕研求剗心刻腎如恐不及何暇復沈涵筆墨與文
人才子爭目睫之短長哉非旁行之書不觀非對法
之論不作世間文字一一皆迴向苦波唄讚之餘遊
戲諷詠禪則寒山梵志儒則擊壤江門可以助發道

情消除蔭界假年送老如是而已秋柳新篇爲傳誦
者攫去枚生已老豈能分兔園一席分賦忘憂白家
老嫗刺促爨下吟紅咏絮邈若隔生無以仰副嘉命
徒有永歎而已伯璣想尙在幸舍幸道相念寒窗裁
謝臨風悵然○吳梅村先生書一通○增城渡江一
札想已得候見竹西正求傳示論詩大什上下今古
咸歸玉只當今此事非得公孰能裁乎江表多賢正
恐不鳴不躍者或漏珊瑚之網如吾友許九日兄爲
寒齋二十年酬唱之友十子才推第一篇什流傳定
夫千亭雜錄

卷三

三

蒙鑒賞近詣益進私心畏且服之而獨苦其食貧無
依卽宿春辦裝亦復不易而出門求友之難也今春
坐梅花樹下讀阮亭集躍起狂叫曰當吾世而不一
謁王先生誰知我者襍被買舟素筍濁酒特造門下
雖幸舍多賢誰復出九日上者乎其姿神吐納書法
之妙見者傾倒當以爲長史玉斧之流不徒繼美乎
丁卯橋也門下延華攬秀或亦倦於津梁然如此客
急宜收之夾袋咳唾所及增光長價且此君青鞵布
襪由是而始無使寥落便增旅况則皆名賢傳中佳

話耳

宋洪容齋撰唐人萬首絕句曾表進孝宗御覽批答甚優又賜茶一百夸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當時右文之盛可以想見然余觀其書舛譌淆亂如何遜沈警乃梁陳間人概行采入何警句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改作絕句至唐小說如東陽夜怪錄諸詩皆載之敬去文盧倚馬之類亦載之更爲不根而四唐之詩略無詮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屬數卷者尤難檢閱蓋當日祇欲取盈萬首都無持擇夫于亭雜錄

卷三

三

故也余每病之歸田後選鈔數百首別爲一集以繼文粹詩選之後面目差改觀矣

吾鄉風雅明季最盛如益都王遵坦太平長山劉孔和節之尤非尋常所及王巡撫濬子劉相國鴻訓子也余爲作合傳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諸城丁耀亢野鶴丘石常海石掖縣趙士喆伯濬士亮丹澤萊陽姜採如農弟垓如須宋攻文玉弟琬玉叔董樵樵谷淄川高珩慈佩益都孫廷銓道相趙進美韞退章三張光啟元明新城徐夜東癡輩皆自成家余久欲輯

其詩爲一集傳之未果也孫

本朝拜相高吏部侍郎趙與琬俱按察使丁巳皆以
敎職遷知縣丁自有集余僅記巳馬上見一絕云薄
羅衫子凌春風誰家馬上口脂紅馬蹄踏入落花去
一溪柳條黃淡中

大學春秋祭例遣大學士一人主之翰林官二員分
獻公宴惟祭酒與大學士南北相向司業則側坐余
爲祭酒時值高陽李文勤公代祭公與余有師生之
誼余欲移席公曰古禮不可廢也卒從之時太常卿
夫子亭雜錄卷三
薛君梁公柱輩皆側坐
朝廷重師儒如此

王晉溪一生仇彭襄毅然迹其行事邪正判然侯元
轂一閑錄謂王祀鄉賢久萬厯四十六年督學某始
革之爲非鄉曲之私言非公論也

一閑錄云呵膠出塞外可以羽箭婦人貼花鈿呵噓
隨融此與兗州阿膠非一物世多不知

故友山陽丘洗馬季貞象隨與張虞山養重遊浙東行處
州山中各有卽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徑破廟山

神對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
今人穰穰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

永壽明月山婁敬祠神像是其真身後潰里人貯之
石匣更爲裝塑石匣尙存祠中水旱癘疫禱之輒應

古夫于亭雜錄卷二

夫于亭雜錄

卷三

三

古夫于亭雜錄卷四

漁洋山人王士禛

故友劉吏部公馘

仁體

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黃往與

余往復最多今并佚矣偶從蠹簡中得其小札一通
書法言語皆可寶玩因付大兒涑藏弄別錄於此潤
州握手謂我猶遊戲人間喜極淚下不知公馘何人
而先生眷眷若此揚署再語見退衙時小書一屏書
洛神賦壁上懸松圓詩老小景一幀匡牀斐几蕭然
無點塵令人意消白沙客舍下馬踞牀爲我特留一
夫于亭雜錄 卷四 一

日集諸勝流修談讌之娛昔人有言不幸生末俗猶
幸識元紫芝僕旣幸識先生又辱眷眷若此想曾於
無量阿僧祇劫供養承事一切慧業文人故茲生乃
享此報不落也嘗與同人言讀同時他人作雖心
知其什倍于我竊復漫臆儻假以問學似若可追至
吾阮亭卽使我更讀書三十年自覺去之愈遠正如
仙人嘯樹其異在神骨之間又如天女微妙偶然動
步皆中奇舞之節當使千古後謂我爲知言近所作
旣不欲刻布可時寫一通見示僕所撰汝穎集蒙宣

索繕寫寄呈先君子遺集一卷并呈不知能邀先生
改數語不姪子詩一幅閨房詩一冊附發一笑粲亦
委巷語耳近日兒女頗愛文術但爲之父兄者愧無
以教之然不可不令先生聞之也欲言無窮忽已紙
盡西風有便時望嗣音公敵爲詩矯矯有奇氣常寄
余丘言云離居才幾日蘭葉春風生門外卽流水布
帆東下輕野處寡新友良辰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
遞向蕪城

又簡得友人董侍御玉虬

文驥

臨洛神十三行一卷自

夫于亭雜錄

卷四

二

題後云宋思陵十三行賈似道所購九行後四行有
悅生小印此子敬真蹟余從宋搨唐摹力追而不得
其形模華亭公云趙松雪臨之少洛神竦雋之法當
從此悟入耳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犬形中夜常出
遊烹而食之則仙去相傳有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
山中一日其徒汲水於井畔見一嬰兒抱歸成一樹
根師大喜烹之未熟以糧盡下山爲水阻不得還徒
饑聞甌中氣香美遂食之比師歸已飛昇矣又揚州

一老叟常擾眾酒食一日治具邀眾令丐者數人捧
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眾踟躇不敢食叟乃自
食之以其餘分羣丐語眾曰此千年人參枸杞求之
甚難食之者白日飛昇吾感諸君特以相報而乃不
食信矣仙分之難也言未已而叟已上昇羣丐隨之
矣五雜

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
高麗新羅又次之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
繩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新羅參雖大

天子亭雜錄 卷四

皆數片合而成之其力反減擇參爲取透明如肉及
近蘆有橫紋則不思其僞矣五雜

人參在本地價不甚高過山海諸關納稅加以內監
高淮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近日佳者絕不至京師
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五雜

王介甫云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按紫團上黨
山名也本草及唐宋以來皆貴黨參今惟貴遼東及
高麗產佳者每一兩價至白金五兩而上黨每一斤
價止白金二錢近人參禁嚴價驟貴始稍以黨參代

之每一斤價至白金一兩有奇而購之亦不易也
宋宣和間有娼嬪病嗽侍醫診治百計無效後遇賣
藥者以十錢得十貼攜入進之一服而瘥以百金購
其方乃天花粉青黛也

唐鄭相國年七十五爲南海節度使以粵地卑溼得
疾有訶陵國舶主進一方服之良驗乃錄而傳之破
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擣篩令細胡桃肉三十兩湯
浸去皮細研如泥入前末用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清
晨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隨以飯壓如不飲酒
夫二亭雜錄 卷四 四

以滾白水代之久服延年益氣悅心明目兼壯筋骨
但忌食芸臺羊血耳

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
予少時在廣陵有句云露檻警孤鶴風櫺散叢菊汪
鈍翁說鈴取此一聯云二句已逗漏柳州矣今全
篇刪去不載集中蓋予論詩絕句云風懷澄澹推韋
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
蘇州與東坡之論特相反故鈍翁云云

竹坡詩話云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夫太白

與文宗安得相及少隱譎謬不應至此豈傳錄之誤

耶

慈谿姜編修西溟

宸英

爲舉子時表聯中用塗抹堯典

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語監試御史不知出處指

摘令改易西溟曰此出李義山韓碑詩非杜撰也御

史怒借微錯貼出之

許顯彥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

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

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上所云

夫干亭雜錄

卷四

五

惟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

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別在此

宋熙甯中會稽僧重喜有詩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

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苾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此詩甚佳惜不遇坡公與佛印參寥守詮清順輩同

蒙品藻耳

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

惜薤根按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

用而居仁亦無辯證何也

長洲尤太史悔菴洞晚年作詩中二十四友歌乃仿
杜飲中八仙歌之體所載皆海內名士之已歿者而
中亦及余蓋因先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詩見
本集辭多不錄

菽園雜記言明時頒厯後各布政司送厯於諸司大
臣旁午於道每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至十塊二十
塊者誠亦太費然亦可以見當時物力之饒余爲侍
郎總憲時本衙門司務領厯不過二十冊至爲刑部
尙書則不過十餘冊耳及家居本院司所送總計不
夫于亭雜錄 卷四 六

過五六冊此亦物力盈絀之一徵也

明故事四月八浴佛日賜百官不落夾按萬厯中慈
聖李太后宮中祀九蓮菩薩四月供不落夾先從祖

季木

春象

考功詩云慈甯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

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故事四月
供佛後卽賜百官不始萬厯也夾菽園雜記作菴

明初功臣中山而下唯傅穎公功最大而始終無纖
毫之過乃終不見容至於不保其身不保其子論者
窺之南渡後始以給事中李清言追贈麗江王諡武

靖而馮勝亦贈甯陵王諡武壯又進祀於功臣廟二百七十年之缺陷至是始快人心而孚公論矣二公見夢於李肅衣冠謁謝蓋英爽尙未泯也

李先請追議建文景泰二帝廟號於是上故懿文太子廟號曰興宗建文帝廟號曰惠宗景泰帝廟號曰代宗已又疏請修建文實錄略云惠廟歷載有四其實錄成之甚易祇緣當時珥筆諸臣搖手革除於是化國史爲家乘而子虛烏有皆佐筆端則史彬致身錄其最也若非先臣吳寬集中載彬墓銘甚詳安知

夫千亭雜錄

卷四

七

從亡之說廣而從亡十臣之說皆廣之廣乎云尋以金陵不守其言不果行然而正議不可泯已

李白謂五言爲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爲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梅村先生之通天臺尤悔菴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菽園雜記云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歎噓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卽愈

鄉前輩某公入秋闈策問天文不能悉偶憶地理一篇遂用塞白自謂必無望矣榜發中式及領卷閱之批云題問天文而子兼言地理可稱博雅之士文章遇合信有命哉

李西涯樂府謝鐸潘辰所評按辰青田人父流清遊太學與岳文肅公季方友善流清早卒辰少孤流落

夫子亭雜錄

卷四

八

京師文肅一日過陳緝熙見其友李斯式愕視久之曰此吾友潘流清也命工寫其真以遺辰辰持歸示其母母涕泣而藏之事載菽園雜記近日嘉定李長蘅與景陵譚友夏貌相似友夏有詩云他年誰後死

優孟免躊躇

文正乃岳之壻

陳其年維少有文名於江左數奇落魄一日過京口

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笑以爲妄或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康熙己未果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

爲檢討吾鄉張官玉瑄爲諸生時一星士決其丙戌必中鄉試亦以爲妄後順治丙戌再行鄉試果中式又鄒平馬驄御驢以順治丙戌中鄉試己亥中會試皆添設之科也

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朴不曉文語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萊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夫子亭雜錄

卷四

九

陳其年以四六詩餘冠絕一世然其詩亦豪邁有奇氣嘗贈先西樵兄及予詩云名士終朝能妄語蓋反用世說語也又贈山陰呂生云馬中赤兔人中布用成語尤奇

本朝詩餘頗有十數名家惟禾中曹講學顧菴爾南

溪詞冲澹如陶靖節田園詩彭少宰羨門孫延露詞

清新俊逸逼似秦李二家尤天然難及毘陵董孝廉

舜民元愷蒼桐詞感慨悲涼不減橫槊亦後勁也三家

子所選定
故特論之

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泗洲大聖傳和尚何國人也考隋書西域傳有何國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辯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見而妄爲是說耳然孫亦不注出處

桐城方邵邨

享

侍御坦菴詹事

拱

次子幼而穎慧父

奇愛之命小名曰姐姐以嬌女况之也坦翁寓廣陵

余時爲揚州節推以年家子見明日語人曰王君才

夫于亭雜錄

卷四

十

美勝吾姐姐邵邨亦語子曰吾書畫度曲事事過子
惟作五七字則遠不及嘗爲子畫兩扇其一花樹上
作一雀雛其一子母雛小者如豆意態如生殆入神
品其詩初未入格後遊汴梁手書近詩作長卷寄子
京師風調格律無一不合惜未裝潢今亡之矣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
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
蹕若今之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
火禁句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

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秦察度於句投注投徒鬪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又云章句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足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秦漢以來諸儒各爲訓詁乃有句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又以一字爲一言也

夫子亭雜錄

卷四

七

孫季昭說經釋詩鼃勉從事句云鼃鼃屬也周禮蝸氏掌去鼃鼃注謂鼃爲蝸鼃耿鼃也蛙鼃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鼃勉如猶豫狐疑之類此說甚新

又云月令仲春言鷹化爲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周禮司裘注亦云仲秋鳩化爲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也康熙癸丑予邑新城之曹村有羣鳩食麥則鳩之害稼有同於蝨螻所謂鷹眼未化者非邪又何變不仁之有

孫氏解論語哀公問社章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爲日久矣而惡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戮于社之意爲問宰我謂周人以粟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夫子警之曰成事不說云謂三桓自宣公以來勢偏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一旦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晉哀公能自治三桓之禍自息無事於誅也

子見南子章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非也考之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顏高靈公

夫于亭雜錄

卷四

三

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去魯適衛至衛又恥爲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此必魯之南蒯耳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夫子故欲往見之將以興魯也此等議論極有見

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考曾子問記孔子問諸老聃

者屢矣家語亦云孔子問禮於老聃此孔子欲自附於老聃之側之驗也舊說以爲彭祖彭祖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豈孔子之願比者哉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漢儒謂十段脯爲束修蓋因禮記束修之間不出境誤之也鄭康成註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誥曰自行束修迄無毀玷註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亦非也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薦劉般曰束修至行延篤傳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皆

夫干亭雜錄

卷四

三

同此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謂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以爲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深得之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按已上數條皆不易之論錄之

陸容文量曰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數列侯曰公侯駙馬伯省文耳若施之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稱駙馬臣某誤也予按唐宋已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尙沿古中書舍

人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舛誤甚矣不可不正

順治初有太原進士趙瑾字懿侯官長洲知縣江西新城貢士楊思本字因之其詩皆似才調集非一時噉名者所及而世罕知之

撰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以爲結納之具風騷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輩爲之惟錢牧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葉訥菴獨賞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

夫于亭雜錄

卷四

四

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選之風陳伯璣允國雅始甚矜

貴不妄入一篇後遂汎濫可惜其詩慰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瞻徇故也上元龔賢字半千撰詩遇率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惡道

猫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温酒服之治噎塞疾然猫生子後卽食胎衣必伺而急取方可得

明弘治中學正王庭病大便下血瀕危昏憤中間人語之曰喫小水果飲溺一盃而甦乃日飲之漸愈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

御試於體仁閣首題璿璣玉衡賦前蘇松糧儲道參
議壬辰進士臨川李仲章來秦冠場雖彭羨門少宰
壓卷亦當遜之李改翰林院侍講一典湖廣鄉試未
幾卒

宋末浦江吳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
園雜興爲題中選者若干人謝皋羽所評定至今人
豐稱之順治丁酉予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
者至數百人廣陵閩秀李季嫺王潞卿亦有和作後
二年予至淮南始見之蓋其流傳之速如此同年汪
夫子亭雜錄

卷四

五

鈍翁在蘇州爲柳枝詞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浙西
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亡友姜編修西溟

宸

以古文名當世其文滂沛英發

於蘇分爲多未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撰刑法志
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柳東西廠衛緹騎之害
其文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其論文則謂六經而
下衰於左氏傳而再振於戰國策蓋其爲文本挾縱
橫之氣故云爾常選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予惜未借
鈔今其家尙存此本與否不可知曾語其從弟孝廉

宸蓐訪之未見示也

桐城方龠山文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爲俚鄙

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予常問其族子邵邨亨曰

君家龠山詩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結狀須

再行查

菽園載成化間提督徐州倉太監韋通於桓山寺鑿

井得獨輪銅車一色綠如瓜皮洗而視之上有識文

陸機造三字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進於朝但

不知當日造此何所用之徐又非士衡常遊之地何

夫于亭雜錄

卷四

六

以瘞桓山地中不可得而詳也

病霍亂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地爲坎汲井水於中

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若飲熱米湯必死

姚寬西溪叢語於陶詩間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引

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云楚漢春秋田生名

子春按此詩上句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無終

正田疇屠處田疇傳云字子春有何可疑况劉澤傳

之田生乃齊人其說謁者張卿乃游士說客之流安

得稱節義而淵明企慕之至形於篇什如此邪寬字

令威宋人出處見葉水心集

康熙四十六年邑東唐山店民家有豬生子人面眉
目口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轅固莊
豬生四子共二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
而兩耳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之而無首
兩耳生肩上怪而擊殺之同時徐家店有豬生象墮
地卽死是年六月靈雨大水害稼
是歲七月吳郡水濱有譚氏女子納涼於庭忽墜一
星如石壓焉頃之復甦則已化爲男子

夫千亭雜錄

卷四

七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樂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
昌齡劉脊虛常建盧象陶翰韋應物諸公搜抉靈奧
可謂至矣然總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島竦峙二語
此老殆不易及

捫蝨新話載蔡相當國日適有美闕雨選人競欲得
之蔡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一耆年者應聲而誦如
餅瀉水一座盡傾蔡大喜遂得美除近日崑山顧炎
武甯人號強記在京師一日會於邸舍予謂之曰先
生博學彊記請誦古樂府峽峴行一過當拜服顧卽

琅琅背誦不失一字蓋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文理可尋最爲難讀故也

王渙字羣吉唐末人常作惆悵詩者載在唐詩紀事而才調集譌作王之渙洪容齋亦仍之勿論詩之氣格相去霄壤而開元間人預詠霍小玉崔鶯鶯故事豈非千古笑柄余選才調集萬首絕句乃爲正之唐末朱溫躬爲弑逆盡滅昭宗諸子而盜取神器時藩鎮聲大義以討賊名正言順者惟河東耳而通鑑以寇書與書武侯寇魏同不知溫公與劉道原范滂夫于亭雜錄

卷四

六

父輩當日何所見而好惡拂人之性乃至於此使非新安綱目瓊山世史正綱改書討君臣大義將澌滅於天下矣孰謂溫公大賢而有是哉

章丘諸生李觀善醫常傳治小便不通一方用犀角

玳瑁二味研水服之果立効

古夫于亭雜錄卷五

漁洋山人王士禛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鯢鵬邪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夫于亭雜錄卷五

卷五

一

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金人劉祁京叔歸潛志章宗春水放海青趙黃山颯應制立進詩云駕驚初暖下陂塘羽騎星馳入建章黃繖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捕空玉爪凌霄漢瞥眼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大喜之以爲非宿構不能至此此詩雖唐

宋名人應制不能過也

小說記漢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此真不經之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

唐人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濤明珠步鄣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語差識得英雄本色

息夫人廟今日桃花夫人廟王摩詰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杜牧之詩

天子亭雜錄

卷五

二

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近益都孫相國泚亭廷詩云

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則以詼嘲出之令人絕倒

溫庭筠詩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最爲高調至於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乃近俗諦世人顧亟賞之而罕知前作之妙豈知詩者哉

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京師與予投契甚深

所作詩文每相質證一句一字瑕類必指公顧大喜

語其子今宮諭無譎學曰吾在都數十載閱人多矣
所心折者惟有阮亭耳諭德甲申秋入都爲予言如
此

吳天章雯天才超軼人不易及嘗爲予題倪雲林畫
云豈但禮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尋常眼前語
正自百思不到晚買小圃中條之陰有竹數百竿梅
橘各數株予題之曰中條竹隱乃未及歸老而天章
死矣惜哉其集遺言屬予刪定後世必有知之者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
夫千亭雜錄

卷五

三

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
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
輕煙半樹信柔風閱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
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干門萬戶爲茅茨土堦邪
聞有朱竹色如丹砂予常寄書門人李中丞質君殷
太學彥來求一枝作杖彥來云舊惟古田縣一僧舍
有之周櫟園侍郎求以爲杖自後官閩者競取之遂
成故事僧苦之竟剷去其種絕矣

予前言鹿痿二字未詳適閱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爲菹注云今益州有鹿痿者近由比爲之矣

痿於僞反疏益州人將鹿肉畜之痿爛謂之鹿痿也

又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縛音六服皆袍制以

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則古

沙紗縛絹字皆通用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

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譴成道人於洞

庭遇異人得道術能役鬼神嘗遊虎丘時有兒之喪

夫于亭雜錄

卷五

四

上襲麻衣而內著紫綾禪適上海一大家攜室亦遊

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一笑吉以爲悅

己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爲僕久之竟得秋香爲室一

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爲吉厚贈奩具遂爲翁壻華則

吉之本姓云

唐鄭谷浯溪詩曲曲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

漁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閑又唐嶺南節度

使蔡京泊浯溪詩停橈積水中極目孤煙外借問浯

溪人誰家有山賣○右二詩余作浯溪考亦遺之今

從萬首絕句錄出當補入之遠搜僻祕而近失之眉
睫之間殊自笑也

司馬文正公微言僅二卷公雜采春秋外傳孔子家
語孟子荀卿韓詩外傳諸書之言爲之又有所其目
而無其辭者春秋繁露法言太玄文中子新書新序
說苑潛夫論管子莊子墨子意林李翱十餘種陳氏
曰司馬溫公手鈔諸子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鈔
書然舉子獵其辭余覈其意舉子志科名余志道德
其首書迂叟年六十有八蓋公在相位時且將屬疾

夫十亭雜錄

卷五

五

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
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
起敬眞蹟藏邵康節家其諸孫邊守漢嘉從邵氏借
而刻之攜其板歸越今在其羣從述尊古家是書無
門類無義例蓋未成之書也東萊張夙行刻之大梁
有尉氏阮漢聞太冲序

安丘女子梁頥字秀中號袖石道人歸韓生頗能詩
常有句云梨花皓月元同色風竹流泉不辨聲早卒
高侍郎念東珩和寒山子詩云詆佛耽空處空於世

何益此言影響耳原未究實際空者空情想空者空
慾嗜空者空煩惱空者空榮利未發之謂中試想歸
何處真空乃妙有此中生天地空有卽中和豈得妄
同異鴟鼠笑鴻鵠下士多苛議學術本上乘反訛無
利濟試看王陽明勳業名當世吹毛詆良知又謂學
乖刺旨哉占人言崢嶸撼大樹又世儒詆仙佛此亦
不足怪弟子不如師門風坐頽敗兩家之兒孫其行
同乞丐都是師子蟲反把師子壞卽如所謂儒科第
事冠蓋豈徒周孔羞那是程朱派所以秦始皇辣手
夫于亭雜錄

卷五

六

亦痛快前一首破卻頑空後一首說盡三教末流之
弊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咏李後
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
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
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
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
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
旁豈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爲兵端宗語非事

實矣

有求竹軒名於東坡者久之書扁還之乃竹軒二字甚矣題榜之不易也余再入蜀謁武侯廟見其中丞題榜曰丞相祠堂余深嘆其大雅不可移易又吾郡重修歷下亭或題其榜曰海右此亭古亦歎其確此所謂顛撲不破者也

七言律有以疊字益見悲壯者如杜子美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是也有以疊字益見蕭散者如王摩詰漠

天千亭雜錄

卷五

七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徐昌穀開軒歷歷明星夕隱几蕭蕭古木秋王敬美山鳥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是也詩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此用疊字之始後人千古受用不盡

崑山顧絳亭林作革除辯其言確當不可易此史館所當知者略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多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

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并未嘗有革除之說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云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卽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二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一年與成祖之仍稱洪夫于亭雜錄

卷五

八

武豈不閤合者哉

近少年才人負奇夭折有雲間夏完淳存古故吏部瑗公允彝之子十七歲著大哀賦不減庾子山世多傳之豫章黎祖功耆爾前浙江提學博菴元寬之子詩甚奇崛意不可一世亦十七歲江行死於盜先是賦吁嗟行一篇不數日遂死若讖然其詩云山何不攢峰爲刃以絕我脰天何不降玉爲棺以封我尸區區姓字人不知面目塵土何所爲魯連好儻曹公無威儀肯如小儒舉舉衣裳學仲尼起嚙我筆燔我

詩手中提攜三尺兒誰搏白兔兩丸泥荒雞驚起夜
亂啼神鬼駭駭得志天地悲南城陳伯璣允衡取其
遺集入詩慰新建陳士業宏緒序之序亦奇
檀弓季武子寢疾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
微昔蕭穎士不脫齊衰謁李林甫近謝通判良琦不
脫齊衰謁胡僉事在恪亦猶行古之道也李與胡怪
而叱退之則不讀書之過也然公門脫齊衰而穎士
不脫麻衣何以得至政事堂不可解也

夫于亭雜錄

卷五

九

明世宗讀孟子至對齊宣王禮爲舊君有服云幾罷
配享今觀寇讐何服之有一語亦誠過矣以此垂訓
後世且爲亂臣賊子口實然吾觀檀弓子思對穆公
之詞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
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
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語
亦太過當殊不類子思之言恐記者有所傳會耳總
之此等議論猶是戰國譎詐相傾氣習如豫讓不報
中行氏而報知伯皆是此一種見解祇從恩怨起見

非天理民彝之正余昔題國士橋一絕句云國士橋
邊水千年恨未窮如聞杜厲叔死報莒敖公此詩自
謂可以敦薄

唐初削平羣雄殺竇建德蕭銑而赦王世充宋太宗
忌李後主賜牽機藥必寘諸死而赦窮兇極惡之劉
鋹古今刑章之失未有如是之甚者

唐藩鎮跋扈至河北三鎮極矣而皆起於僕固懷恩
之養寇自重其禍遂與唐相終始中間止一魏博田
弘正田布父子乃心王室盡變悖逆桀驁之風不愧
夫于亭雜錄 卷五

十

忠臣孝子而皆不良於死天之報施善人何太憤憤
邪宜朱滔王庭湊之流不絕於世也

姚文獻公崇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
經造像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
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爲後法近
淄川高念東坊侍郎夙昔好佛而遺令勿請卹典勿
作佛事可謂達觀矣

涓來大宗伯澤弘余同年兄弟也以康熙辛巳致仕僑
居金陵戊子春捐館舍壽八十有三安丘王叟升華

云初無病苦但數日不思飲食隱几而逝宗伯善人君子宜其如是高念東少司寇以丁丑年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六去來與宗伯同二公皆達禪理殆釋氏所謂入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者邪

司寇乃宗伯之師

常熟馮班字定遠著鈍吟雜錄多拾錢宗伯牙慧極詆空同滄溟於弘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訾警其自爲詩但浴香斂一體耳教人則以才調集爲法余見其兄弟兄弟名舒所評才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也班之子曰行賢字補之夫千亭雜錄卷五

二

詩學白樂天卻有自得之趣與吳雯天章善嘗求余論定其詩惜逸其本矣

汪鈍翁

號

說鈴云二王好作香奩詩倡和每至數十

首劉公馥

體

曰此雖慧業然并此不作可也蓋余少

時與兄西樵及海鹽彭少宰羨門

孫

倡和香奩體詩

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方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棋梅根冷裏春逢信蘭葉舟中晚趁潮詳載彭王倡和

集

余兩使秦蜀其間名山大川多矣經其地始知古人措語之妙如右丞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二十字真爲終南寫照也余丙子再使蜀歸次嘉陵江有絕句云冒雨下牛頭眼落蒼茫裏一半白雲流半是嘉陵水蓋牛頭山最高一徑螺旋而下行雲氣中雲與江水相連沆瀣一氣不可辨詩語雖不工亦寫照也

諸城丁耀亢野鶴與丘石常海石友善而皆負氣不
天子亭雜錄

卷五

三

相下一日飲鐵溝園中

東坡集有鐵溝行卽其地

論文不合丘拔

壁上劍擬丁將甘心焉丁急上馬逸去丁著天史詩多奇句如老將云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老馬云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此例皆警策且晚爲夏津訓導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丁遷惠安令丘遷高要令皆不赴

釋氏書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爲起三時殿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瓔珞其

身迭代宿衛後太子啟王出遊止閭浮樹下王恐其
出家喚令回國更增妓女而娛樂之既爲納妃又增
妓女而娛樂之不知宮中須許多妓女何爲古來有
此豫教之法否其鄙倍殊可一笑

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益然其開卷卽說布施如
言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眞珠牟尼瓊瑤瑪瑙金剛諸
珍奴婢車乘寶飾輦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
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種旃檀寶舍眾
妙臥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

云云

不知出世

夫于亭雜錄

卷五

三

人需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祇
令俗僧援爲口實爲清淨寂滅之累而已大善知識
必能辨之

毘婆尸已來纔有七佛而內典云成劫已過入住劫
來釋迦牟尼如來於住劫中當第四佛尙餘九百九
十六佛於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何佛如麻葦之多
邪然釋迦之後降而爲祖歷一十八代不聞有佛東
土自初祖達摩而後止於六祖亦不聞有佛所謂九
百九十六佛者將俟何日邪亦幻而無稽矣

梵網經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薤三
韭四蒜五興渠興渠出于闐國根籠如細蔓菁根而
白其臭如蒜或云藝薑胡荽者非

僧祇律云二十念名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
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
須臾

彭堯諭字西園中州人仕爲某府通判頃見某爲作
傳云常在京師人家席上遇竟陵鍾惺談詩不合欲
拳毆之鍾避去乃已余讀之失笑方鍾名盛時如堯
夫于卓雜錄

卷五

西

論輩者遇之方屏息不暇而敢與之論詩且拳毆之
邪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供識者一笑耳

前輩如以甲子科舉者猶及見後甲子科則與新榜
中式舉人稱同年此余幼聞諸 先祖方伯贈尙書
府君者吾鄉膠西張編修復我 桂應舉於順治戊子昨

乙酉秋送其孫赴試濟南過余信宿大椿軒神氣不
衰今又三年戊子聞又送其孫來濟年八十二矣八
十時游吳納一小姬年才十六

章秀徐州人家於沐能小詩初適市人負販者厭之

已而棄去獨居孫檢討子未勳遊梁與相倡和遂歸之時康熙丁亥章年六十又五而倡隨甚相得也常在中牟有和余三絕句云

今真定府隆平縣漢之廣阿也史記趙武靈王常遊於此夢見神女使羣從賦之以侈其事然則夢神女者不惟楚襄王也彼猶寓言此則真夢而古今詞人賦詠概不之及何歟按真定有神女樓余壬子過之有詩云神女樓高望杳冥恒陽縹緲亂峰青百年河北蟠三鎮千里行山入五陘卽此樓也

夫于亭雜錄

卷五

五

天下名勝志云平泉莊距贊皇縣一舍許周迴十里堂榭百餘楹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所不致今爲玉泉寺按平泉自在雒陽此出傳會耳

春坊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人相國文端公如寵之孫黃州太守應璜子也工書法詩亦有名然好罵詈刺譏在翰林名陷輕薄方邵邨亨咸何氏之甥又黃州君之壻也順治丁亥登第銓授蘭谿知縣黃州饒之并延其父坦菴宮詹批邵邨詹事之愛子也將就坐詹事戲語黃州曰姐姐邵邨今日正客當占上坐

吾兩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黃州曰但不知有此例
否第五在旁應聲曰有之眾愕然問出何書第五曰
出孟子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眾大笑法方伯黃石若在金陵方典武闈而奉家諱
倉卒不得出龜勉終事第五遣人送詩云門人祇讀
孫吳傳何必教渠廢蓼莪巨商某者其母大壽走厚
幣請□□至金陵遊山主於其家是日賓客方羣集
上壽第五送詩曰朝販綱鹽暮沸笙滿堂賓客盡雞
鳴可憐□□張蒼老也拜高臺寡婦清金陵人競傳
夫于亭雜錄

卷五

夫

之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于文定公讀史漫
錄爲最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
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
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概吠聲
可歎

龍光字二爲望江人康熙丁未進士自記前身太白
山湫龍也每雷電風雨輒心喜意氣飛動然仕途輒
軻仕止福建某府同知

吾鄉六郡青州冠蓋最盛明嘉靖萬厯間官至尙書者八九人而世宗時林下諸老爲海岱詩社倡和尤盛其人則馮閭山黃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澗谷陳東渚而卽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倡和詩凡十二卷無刊本余近訪得鈔本詩各體皆入格非浪作者閭山名裕卽四馮之父惟健惟敏惟重惟訥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則文和珙之孫也此集惜不行於世乃鈔而藏之其後大司空龍淵鍾公晚年里居復舉眞率之會多至三十人而詩歌倡和不及前矣海岱社詩卽文

夫于亭雜錄

卷五

七

敏公所選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擬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厯以下如湯養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檜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弘嘉

問廣山先生之論不足爲據當以陳爲正

傅國字鼎卿別字丹水臨朐人其父老儒也少貧而讀書慧甚里人感異夢以女妻之無居以娶某廣文者捐廟塹隙地築一室爲娶焉常適市爲妻市布作

衣襦恐其給已令尺翦而酬其直弱冠鄉舉怒一妓
不時至械其手令歌不中節輒笞之成進士由通許
令入戶部爲郎督餉遼東罷歸卜築雲黃山中以石
爲門望之如墟墓間物自作傳刻兩扉上中作一樓
名凝遠聚書萬卷每春時出遊乘肩輿去檐帷進賢
冠朱衣束帶遍歷村墅以其女嫁時貧無奩具召之
歸盛治奩具擇吉日令婿親迎其任誕如此甲申鼎
革後足不下樓一日寇至積薪焚其樓遂與圖書俱
燼居常爲其戚殷生言吾右臂時時汗出如滴泉法
夫二亭雜錄

卷五

六

嘗死於火至是果然壽光安致遠靜子狀其逸事

古夫于亭雜錄卷六

漁洋山人王士禛

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爲佳話不知
宣和所藏又有厲歸真所畫常建冒雪入京圖當時
文人高士爲世豔慕如此梁谿嚴中允蓀友繩以布
衣遊京師見先兄西樵洎余遂欣然爲之寫真亦古
人之亞也

孟子云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吾於漢末得二人焉曰
孔北海融關壯繆羽於唐得二人焉曰宋文貞璟顏
夫于亭雜錄 卷六 一

忠烈真卿於宋得三人焉曰韓忠獻琦范文正仲淹
蘇文忠軾於明得一人焉曰王端毅恕

曹頌嘉 禾 在翰林疏請封禪王岳生 祖承 爲給事中疏

駁之而請舉巡狩二者皆著於白虎通未識兩說孰
爲是非也

唐九經字行一浙之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諂
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
詩云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
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之唐

近日何爲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羣臣矣聞者皆大笑絕倒監司後官至尙書而唐已前歿不及見

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歌妓二劇瀏灑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乃其妻張亦才女也常有寄外

詞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霜華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萬轉相思才夜半又聽樓頭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

簫伴

張名情倩

米南宮寫陰符經墨蹟細行書結構精密神韻溢於

夫千亭雜錄

卷六

二

楮墨大似褚河南與世所傳刻米書迥別卷首有黃帝像兩童子捧劍印侍前有一鼎亦名筆也經後有元章書與劉巨濟倡和龍真行二篇字尤佳自題云祕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真字印故作米芾二詩甚奇偉不具錄米又書後云芾自命此書爲跋尾書惟題於家真蹟後不寫以遺人又云樞密太尉論書法與前篇有天真難力至語後篇知劉侯收書自芾始故寫獻陰符經後題甲申初夏廿日南山米老學書課又堅白老人跋米氏小錄云不知是何許人此

帖昔在京師見之今不知歸誰氏矣

唐韋臯在西川造兵器皆有定秦字朝廷疑其跋扈按問之云是工人名字然刀劍錄云秦始皇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於古已先有之矣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人而應劭風俗通義辯葉令一條引周靈王太子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按後漢書王喬載方術傳傳末云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列仙傳以爲卽靈夫于亭雜錄卷六

三

王太子劭之說本此○列仙傳多誕謾不經如載范蠡而云事周師太公望其可笑如此後來真誥真靈位業圖諸書之濫觴也

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爲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石敢當三字出急就篇師古注但云所當無敵石賢士祠木汝南田間一石人有姬遺餌一片於其下民遂譌言能治病是兩事而譌爲一也太山二字義亦難解或以劭爲太山太守而轉譌耳

稻花豆花麥秀黍離皆以入詩蕎麥爲五穀最下之
品而其花殊嬌豔唐人詩云日落鴉飛散滿庭蕎麥
花蕎麥自田野間物詎可植之庭中此較邊華泉庭
中何所有有諉復有芋尤可議白樂天詩自起開門
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差不謬耳

顏氏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遇有所累隨即改
之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
今爲悔余謂此亦存乎其人耳不關南北也余夙昔
於朋輩詩文就質凡佳惡必直言無隱故翰林侍讀

天于亭雜錄

卷六

四

施愚山先生常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諒多聞唯王先
生耳故刑部尙書魏環溪先生每有所作必屬余指
其瑕卽欣然改定嘗有謝劄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
吾心不欺之學又語其子宮論學曰吾在京師三十
餘年惟心折一阮亭耳故翰林檢討唐先生濟武亦
然晚年有京師官以詩相質余爲指摘竄改不少隱
後遇之頗有愠色余始知古道不可盡行也悔之此
事不獨顏氏唐劉夢得與牛僧孺亦有然矣

顏之推標舉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以爲自

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旃旌得來此神契語也學古人
勿襲形模正當尋其文外獨絕處

猶豫顏介所釋甚詳今錄之尸子曰犬五尺爲猶說
文曰隴西謂犬子爲猶或以爾雅曰猶如麀善登木
聞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慮子賤慮羲之後單父東門有子賤碑云濟南伏生
卽子賤之後

寫真一技古稱顧虎頭此藝雖精終不能與山水竹
石花鳥龍魚等埒近日如曾鯨謝彬輩以此擅名吾

夫子亭雜錄

卷六

五

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耳近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
重輦下曾爲余作放鵬荷鉏雪谿詩思數圖時有利
鈍顏氏稱武烈太子徧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
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蕭賁劉靈劉孝先並
文學已外復佳此法又有西朝中書舍人吳郡顧庭
平氏縣令彭城劉岳昔王右丞趙承旨並擅此長不
以爲諱然令之名世亦罕覩矣

顧大申本名鏞字震雉號見山善丹青尤工設色爲
詩精深華妙兼有寄託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諸人

之上嘗刻詩二百篇及楚詞選詩爲一書名曰詩原
康熙己酉以工部郎中奉使推贛關作畫別余自後
不復相見

畢九歌字調虞吾邑大司空亨之裔能詩今僅傳其
一絕云芍藥花殘布穀啼雜閑犬臥閉疎籬老農荷
鍤歸來晚共說南山雨一犁

昔人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乃亦有偃蹇於生前而
振耀於身後者故友陽羨陳其年維諸生時老於場
屋厥後小試亦多不利己未博學宏辭之舉以詩賦

夫子亭雜錄

卷六

六

入翰林爲檢討不數年病卒京師及歿而其鄉人蔣
京少景刻其遺集無隻字軼失皖人程叔才師恭又
注釋其四六文字以行世此世人不能得之於子孫
者而一以桑梓後進一以平生未嘗覲面之人而收
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唐張祜長慶寶曆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
爲相力沮之不得召見罷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
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見
開元二十三年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置河陰集津

太原諸倉自太原入渭輪關中時命三百里內刺史
縣令帥所部音樂集五鳳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
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于上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而歎德秀爲賢
天寶初江淮租庸使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
爲潭以聚江淮運船三月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
百艘各榜郡名陳郡之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
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襪首居前船唱得寶歌
夫于亭雜錄

卷六

七

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
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左散騎常侍僚屬褒
賞有差觀此則懷州刺史左官何以令其心服天寶
之亂卽一事可預知矣

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
丹鳳門之空中云我藏靈符於尹喜故宅上遣使於
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閒一歲
清河人崔一清復上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
有符在武城紫薇山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畱守王倓

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此事與宋真宗之天書先後一轍可發一笑

俞兒無終山之神也而莊子駢拇篇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與師曠離朱並舉則是易牙之類人名也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山陰王文端公家屏先高祖太僕公門生也江夏郭文毅公正域先曾祖大司徒公門生也先伯祖太師

夫于亭雜錄

卷六

八

公會試隆慶辛未實出商丘沈文端公鯉之門故三公之

集吾家皆有之而沈公正續兩集則太師所較刻也

士禛三復其文歎其經術閎深議論正大真一代偉

人謹節錄其議建文位號景泰實錄一疏以見梗概

云臣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爲循史職修闕典

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竊惟人君有位號

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

及今未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

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

革除而概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爲
我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史館纂修知其
始末所以建有此議臣請先述二事大略而後及所
以當正之故爲皇上陳之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
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
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
乃削去建文年號乃以洪武紀年及重修太祖實錄
遂將四年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
正統十四年也先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
夫于亭雜錄

卷六

九

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章皇太后命
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英廟迴鑾後七年復
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
爲郕王加諡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
七年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王附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
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諡改修陵寢無
所不用其情而景泰七件事蹟原附英廟實錄者仍
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嗣是以來朝野公

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未之間則有由矣蓋廟
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
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爲重而實錄之改與不改以爲
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於今非
爲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憲廟追尊之舉爲帝王盛
德之冠乃獨於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德意毋
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旣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
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
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
夫于亭雜錄

卷六

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
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
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
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繼承
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
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
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
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景
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

遺舉墜以弘先德正此其時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
惟以附錄改正將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
摘中間七件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
混淆如斯而已矣至於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
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
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
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矣昔我太
祖甫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諡其主爲
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
夫于高雜錄

卷六

七

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元主可諡何忍
沒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於景泰且景
泰之位號旣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
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况其君乎况其爲太祖
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寔海久抑之意彰微
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
之第一事也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哉奉旨景皇帝
實錄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號罷

德平明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禮嘉隆名臣以世宗之

猜忍而獨終始見信雖陶仲文惡之而讒言無自而入固德望素孚亦福人也其家訓已載余池北偶談其文如奏疏序記皆明白正大不事雕飾真大人君子之言今節錄東方先生詞記一篇以見梗概漢平原厭次廢縣今爲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塚焉鎮是以有祠蓋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晉夏侯常侍贊之唐顏魯公記而書之由來遠矣云或問於余曰先生電發於漢當時莫擬其倫民到於今稱之卒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先生神異人也孔氏所謂猶夫于亭雜錄

卷六

三

龍者也漢之武帝雄邁無前士生其時亦無端不有各有以當帝心者而棄置誅夷曾不少惜多慾橫發無可誰何漢之天下殆岌岌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公車帝誦之累月始畢旣足以降其心而奪之氣而其觸機隨應應發無方直諫懇諫諷諫譎諫要在格君心之非而不居其名他不具論如廷詰董偃三罪人爲惕息而武帝立罷宣室之宴非汲長孺萬一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卽帝亦不知其所以也武帝雖肆欲而不遂身爲禍主者先生

力也故嘗論之先生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迹也
逢占射覆其餘也不爲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
橫放不羈陵轢萬類其氣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
可窮其源本也直諫戇諫諷諫譎諫而卒歸於正其
大節也至於謔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詼嘲傲侮而
廷臣不知怨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
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太初以爲其道猶
龍信矣夫若楊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
班固之謂恢諧優畜者皆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者也
夫于亭雜錄 卷六

五

余非能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卒歸之神異或者以
爲信然也故識其重修歲月而因以尙論其人蓋爲
不知先生者言之也此文在宋南渡後頗似陸務觀
後必有知之者先生集凡十八卷

康熙丁未戊申閒余與茗文公敵玉虬周量輩在京
師爲詩倡和余詩字句或偶涉新異諸公亦傲之茗
文規之曰兄等勿傲阮亭渠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
在又葉文敏訥菴云兄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
史記漢書耳余深愧兩兄之言

陳大士際泰命其集曰已吾按水經注汴水又東谷水

入焉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故梁園甯陵縣

之種龍鄉也漢成哀世始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

地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名勝志乙吾

分已氏縣置故城在今甯陵縣西南三十里魏書武

帝初起兵於已吾是也大士豈以其陳姓而取以名

集邪與友人偶談及記之

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復可解凡古樂錄

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言甚明

夫子亭雜錄

卷六

百

白故今人強擬漢鏡歌等篇必不可也

戴凱之竹譜云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皆在今德

州平原德平之界余常見德州士夫家種竹閒有生

者僅如麻葦九河地不宜竹蓋自古而然矣

治中風方用荆芥穗以酒調下三錢立愈焦氏說楷

治暴吐血以蛛網爲丸米湯飲下立止

治蛇傷用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馨麝香各少許糝

瘡上俱同上

南史張暢弟爲獬犬傷食蝦蟆膾而愈

平妖傳載蛋子和尙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搗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者見焦尊生說楷不僅嚴三點杜七聖馬遂之有所本也

盛唐詩人多有贈康洽之作最傳者李頎所謂西上雖因長公主還須一見曲陽侯蓋指楊國忠暨秦虢輩也後長慶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贈康詩云殷勤憐汝無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天寶至是已歷夫于亭雜錄

卷六

六朝而康猶在則祿山之亂流落西蜀至元和長慶之時亦已老矣又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有康老子者是長安富家子常與國樂游處家產蕩盡後以半千從一嫗買得冰蠶絲褥過波斯胡酬直千萬不經年復盡尋卒伶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似又別是一人

五木皆盧世止知劉毅東府携蒲事耳北史梁主蕭譽獻瑪瑙鍾於周文帝顧諸丞郎曰擲携頭得盧者賞之薛端後至擲之五木皆盧卽以賜之事有相類

如此而知之者少

余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嘗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謂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湯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此等謬論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呂不韋李園賈誦董昭爲名臣溫嶠爲逆賊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也以楊雄胡廣譙周馮道爲吏隱外臣亦大謬

夫二事雜錄

卷六

三

非聖侮法學士所當深戒如尸子謂舜多羶行又唐詩人李羣玉題黃陵廟詩自言遇二女或戲之曰君乃虞帝之辟陽侯耶此真無忌憚之小人泥犁果有獄當爲此輩設耳

古人事有極相類者故周櫟園亮侍郎作同書來元

成集之樵書尤多搜摭近觀南北史偶得數事記之江

革除都官尙書還都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給一舸舸艚偏欹將濟江或請徙重物以迓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此與陸績鬱林石相

似魏使尙書李孝伯聘宋宋孝武帝駿遣長史張暢
與語而帝微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出謂人曰張侯
側有人風骨瞻視非凡品也此與曹孟德牀頭捉刀
相似又中書舍人王弘爲宋太祖所愛謂曰卿欲作
士人得就王球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
如言往球舉扇揮曰若不得爾弘還白太祖曰我便
無如此何此與江敷移牀遠客相似而又在其前
元白長慶集皆有老劉白謂夢得元謂太真非一人
也

夫子亭雜錄

卷六

七

唐彥謙齊文惠宮人詩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那
知梁佐命全是沈尙書余以事實考之誤也文惠太
子武帝長子鬱林王之父早薨鬱林卽位西昌侯鸞
輔政鬱林失道鸞遂謀篡弑盡害高武諸王是爲明
帝鸞之子東昏侯無道無罪殺尙書令蕭懿懿弟衍
乃起兵於襄陽蓋明帝乃高武二帝之讐而梁之革
命在東昏之世與文惠相去遠矣不應捨蕭鸞而怨
及梁也詩人之不核史事如此

馬人見韓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注馬人出後

漢書馬援傳又馬人繁昌山名在銅官鄉山多奇石
形肖人馬宋人詩霧浴千峰失馬人

梁亦有朱買臣元帝將也王僧辯旣平侯景表請還
都建業宗懷黃羅漢阻之而止及魏師逼江陵買臣
拔劍欲斬二人以謝天下元帝曰此出朕意非二人
之罪乃已

余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
萱序刻者余嘗疑其爲萱自撰而嫁名於贄蓋以中
數有校祕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爲中書舍人撰
夫子亭雜錄

卷六

六

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
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廣東人與忠介正
同鄉里然必嫁名於李又何說也

漁洋先生一代宗工總持風雅生平著作侈侈隆富
久矣風行海內傳播藝林卽偶然雜著除詩話外如
池北偶談皇華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居易錄等
書亦不下數十種讀者恍如舉帷奉席親承風論焉
余覓得古夫于亭雜錄六卷亦先生晚年筆墨在先
生爲遣悶送日興到筆隨然而名手出人心眼迥別
原板旣燬急爲重鋟以開其端則先生之全集固可
次第復刊也按古夫于亭卽世稱魚子亭云時在

光緒丁丑孟夏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夫于亭雜錄

